十二

禮書通故

仲子藏閱

口 12
2948
12

門口江
號 2948
卷 12

肆獻祼饋食禮通故四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祭凡九獻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祼爲尊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又君洗玉爵獻卿是其爵也賈公彥云九獻謂王及后祼各一朝踐各一饋食各一酳尸各一諸臣酳尸一此是正獻特牲少牢又有衆賓長兄弟之長嗣子舉奠上利洗觶爲加獻彼竝非正天子諸侯祭禮亾故取特牲少牢見祫禮而言天子諸侯酳尸後亦三獻與彼同也祭統尸飲又獻卿據侯伯禮宗廟七

獻二祼爲尊不飲朝踐以後有尸飲又獻卿卽知天子
與上公同九獻二祼爲尊不飲是尸飲七可以獻諸臣
若然子男又獻者二祼爲尊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卿
故鄭云是其委皆當降殺以兩大夫士三獻無二祼直
有酳尸三獻獻祝是也孔穎達云祭統尸飲又云云此
據備九獻之禮者凡祭二祼尊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
二獻及酋畢主人酳尸故云尸飲又亏此時獻卿獻卿
之後主婦酳尸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乃瑤爵獻大夫是
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
賓長兄弟爲加爵尸又飲二是幷肵尸飲九主人乃緻

爵獻士及羣有司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各一獻酋
訖酳尸但尸飲三也子男又獻食訖酳尸尸飲一以周
案孔賈申鄭不同似賈近之如孔說臣未獻尸而君先
獻臣失其序矣賈說天子酳尸之後有長賓長兄弟上
嗣三獻說本詩子孫其湛各奏爾能鄭箋士之嗣尊爲
加爵天子備官加爵多其子孫獻尸之禮蓋亦屬之正
獻賓載手斝乃爲加爵凡祭獻卿在正獻既畢之後加
爵又行亏獻卿而後祭統尸飲又獻卿爲諸侯禮注疏
是楊信齋謂天子禮謬
崔靈恩孔穎達賈公彥等說天子大祫十有二獻禘與

時祭皆九獻以周案禘爲大祭不舉小亏祫以大宗伯
肆獻祼饋食時享孟之禘十二獻祫九獻時享七獻其
獻名具見司尊彝職時享祠禴一獻二獻曰祼三獻四
獻曰朝踐五獻六獻曰再獻七獻曰臣眡嘗烝一獻二
獻曰祼三獻四獻曰朝獻五獻六獻曰饋獻七獻曰臣
眡時享七獻司尊彝有明文無可易也以肆獻祼享先
王謂之禘禘十二獻卽參見亏時享中降神之祼在太
室主肵而尸之一獻二獻亦仍祼名三獻四獻曰朝踐
五獻六獻曰朝獻此皆行之亏堂上者七獻八獻曰饋
獻九獻十獻謂之酳尸曰再獻十一獻十二獻爲長兄

弟上嗣之再酳尸亦臣眡也此皆行之亏室中者以饋
食享先王謂之祫祫九獻饋獻後無再獻少牢特牲饋
食可證也凡祼後堂上四獻室中三獻諸侯無禘祫其
太祖上公與天子同其未賜圭瓚者無祼鬯二獻而堂
上四獻室中三獻仍如天子大夫士干祫卽今之少牢
特牲饋食禮是也大夫士無堂事故遽降以三獻此以
堂上四獻室中三獻乃饋食之通例也諸侯時享殺亏
祫用五獻大夫時享殺亏饋食用一獻此又降殺以兩
之通例也

崔靈恩說祫備五齊禘用四齊不用泛齊時祭惟用醴

盎二齊朝踐用醴齊饋食用盎齊陳祥道說記曰夫人薦盎則醴以上君所酌盎以下夫人所酌而燕君饋食薦盎矣酒正曰凡祭祀以五齊三酒實八尊似天地宗廟皆備五齊而無四齊二齊之制矣以周案崔氏推衍九獻節目疏家遵之然其說實有未當今重訂之初獻再獻枉降神時謂之禮尊之而不飲三獻四獻謂之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崔氏義宗所推是也五獻六獻謂之朝獻王酌醴齊后酌盎齊七獻八獻謂之饋獻王酌盎齊后酌緹齊崔氏以為五獻王酌盎齊六獻后酌緹齊七獻王酌泛齊八

獻后酌緹齊其說未是凡禘祫之用齊者皆漸卽亏清七獻八獻反用濁酒非其塗矣九獻十獻謂之再獻王酌緹齊后酌沈齊再獻後有長兄弟上嗣為十一獻十二獻斯枉特牲禮為酳尸後長兄弟眾賓長嗣尊之加爵天子備官加爵多故賓之初筵鄭箋據文王世子上嗣登餕獻受爵以子孫獻尸屬之正獻其眾賓長卽所謂諸臣之昆也則長兄弟十一獻用事酒上嗣十二獻用笾酒諸臣之為賓者加爵用清酒酒正所實五齊三酒至此用徧鄭注云惟大事亏大廟備五齊三酒其意蓋亦如此先鄭以為獻用五齊不用三酒事酒為有事

者所飲之酒酋酒為無事者所飲之酒清酒為祭祀之酒此蓋據九獻以下為說九獻七獻全用又齊與此同不用三酒與此異但清酒既為祭祀之酒宜崇亏助祭之酒何為事酒酋酒反在祭酒之上事酒酋酒內則謂之白酒鄭注聘禮醯黍清云酸白酒也先言酸白酒尊而謂祭祀用其酒之下不用其尊無是禮也然則釩事之酒雖亦用事酒酋酒嬰不舉謂事酒酋酒不用諸祭祀矣孔疏又據崔說推之以為禘九獻用四齊三獻王酌醴齊四獻后酌盎齊又獻王酌緹齊六獻后酌沈齊七獻王酌醴齊四獻后酌沈齊此據禮運祗舉醴醆醍

澄四齊為說其實禮運本文不言禘郎令九獻不用泛齊亦當云王三獻醴后四獻盎王又獻盎后六獻緹王七獻緹后八獻沈方為近之孔疏又謂時祭九獻用二齊三獻四獻竝酌醴齊又獻六獻竝酌盎齊七獻醴齊八獻盎齊此據司尊彝祗舉醴齊縮酌盎齊說酌為說其實泛從醴緹沈從盎鄭注已言之司尊彝祗舉醴盎者舉中以賅上下爾非幷緹沈不用也禮運言宗廟之祭有醴醆醍澄四齊可見孔疏乃以禮運所言為禘祭司尊彝所言為時祭任肊分說未見其當陳說尤非

王安石云朝踐邊人醢人所謂朝事再獻所謂饋食以

朝事為初獻則饋食為再獻朝獻即朝踐以籩豆言之
則曰踐以籩言之則曰獻饋獻即再獻以序言之則曰
再以物言之則曰饋以周案王說本鄭非也祭統古者
明君必賜爵祿亏太廟故祭之曰一獻君降立亏阼階
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注一獻一
酳尸也鄭知非初祼及朝踐饋食之一獻者以一酳尸
之時皆為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尸食已畢乃可行
爵賞也祭統之一獻為酳尸之一獻則司尊彝之再獻
為酳尸之再獻尸可知矣蓋統祼獻朝踐饋食言之王
與后酳尸為九獻十獻而祭統以初酳尸為一獻司尊

彝以再酳尸為再獻又專以酳尸別言之也
江永云朝踐為薦腥後之獻不待言矣朝獻非王酳尸
乃堂上薦爓王與后之獻饋獻非饋爓之始乃尸食舉
後王酳尸之獻而再獻則后與諸侯為賓者亞王酳尸
之獻也禮運曰腥其俎爓其骼體其犬豕牛羊注疏謂
腥法上古爓法中古而進爓為後世之食既以爓法中
古此時何可無獻則秋冬言朝獻者非獻爓而何至亏
饋爓時尸即當食舉安得有獻蓋堂上腥爓皆不可食
者故有獻而無食室內之饌可食者則當食而後獻所
謂饋獻者尸既食而王獻以酳后乃獻以酳尸是謂再

獻賓長為一獻終之亦通為再獻也醢人邊人朝事之豆邊亏朝踐薦之而朝獻無豆邊統亏朝踐也饋食之豆邊亏饋獻薦之而再獻無豆邊統亏饋獻也九獻之後別有加爵則薦加豆加邊非食後稱加之謂也以周案宗廟十二獻之節具詳司尊彝職特時享不備獻各有取去互參互求之凡十二獻分六節節各二獻一曰祼莊降神時二曰朝踐獻莊薦腥三曰朝獻獻莊薦爓四曰饋獻獻莊饋食又曰再獻謂之酳尸六為長兄弟上嗣之登獻亦謂之臣眡祼朝踐朝獻六獻行亏堂饋獻再獻臣眡六獻行亏室禮運腥其俎孰其殽君與夫

人交獻以堂事言也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乃言室事自鄭注以朝獻為王酳尸之獻且仞為互文亏是宗廟十二獻之節奏不明禘祫時享之獻數多少亦晦加豆加邊不薦亏加爵名實亦失江說朝獻莊朝事時甚是謂饋食無獻非

禮家舊說獻數係亏章服社稷服三章祭三獻四望山川服又章祭又獻先公服七章祭七獻先王服九章祭九獻陳祥道云據大宗伯所辨社稷中祀四方小祀社稷所獻宜加亏山川則獻數不係亏服章矣賓客之禮王饗諸侯自子男至諸侯長十有再獻而服鷩冕七章

而已禴謂獻數必係亏服章哉以周案據大宗伯大司
樂之文陳氏社稷又獻之說未可厚非必謂獻數係章
服文多室礙祭先王之服止九章而獻有十二矣
崔靈恩說天子九獻魯及王者之後亦九獻侯伯七獻
朝踐及饋禴君皆不獻祇有夫人獻亏九獻之中減二
故為七獻子男又獻亦以朝踐饋禴時君皆不獻酳尸
之時君但一獻夫人與賓皆不獻孔穎達說子男朝踐
饋禴君與夫人皆不獻酳尸三獻通二祼為又獻禮器
君親制祭夫人薦盎者謂侯伯子男之禮朝踐君不獻
故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者謂薦禴時君親割

牲體亏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楊復云特牲少牢饋
食之禮主人主婦及賓儐行三獻祝祭禮以饋禴為正
上而天子下而大夫士祭禮皆有獻今云侯伯子男饋
禴時皆無獻亏理不通秦蕙田云信齋之駁是已而禮
器薦盎薦酒之解諸家聚訟終難分曉蓋制祭割牲不
應分為兩俟薦盎薦酒不尋同在一時孔氏既譏熊氏
為非陸氏又俾孔氏為誤添出從獻固陸氏悠謬之說
主婦獨獻又崔氏違理之談愚謂此當以祭義之文為
準祭義云君牽牲夫人薦盎君獻尸夫人薦豆薦盎薦
豆儀節秩如訛豆為酒萬難解說以周案孔疏亏祭統

尸飲五以為侯伯七獻朝踐饋食各一獻食訖酳尸但
尸飲三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亓禮器又從崔氏
侯伯子男朝踐饋亓無獻之說自相矛盾後儒多謂諸
侯皆七獻而疑者以為諸侯既七獻何大夫遽降為三
獻竊謂祼後堂上四獻室中三獻乃天子諸侯饋食之
通制大夫士無堂事自祇室中三獻未可偏執降殺以
兩之說也諸侯無堂則不祼其祫祭當同天子祫禮而
去祼其時享當同天子時祭禮而去祼崔氏不去祼而
減朝踐饋食之君獻姝無義據朝踐為堂事室中無獻
故夫人薦盎薦酒亓主此即祭義所謂覩以俠無制祭

時有俠無又有鬱鬯皆不關獻數故曰覩曰加
陳祥道云大行人上公再祼侯伯子男一祼而祼不預
亓九獻七獻五獻則先儒以二祼在九獻內非也又朝
踐用兩尊皆有罍則朝踐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酌三
獻饋食三六獻酳尸三九獻加籩不與焉獻始事酳成
事諸臣之亓禮成之而已故獻皆曰酳楊復云鄭九獻
之說先儒多從之今固不曷以為非陳氏謂諸臣以罍
報祭亓神靈而不以尊則亓理不可通矣尸飲五獻卿
此天子禮也以周案孔疏以祭統據備九獻之禮者楊
氏遂以為天子禮種貤紕繆其不信陳用之說是也大

行人享祼獻異日獻自不可兼祼未可據以釋祭司
尊彝二言皆有罍諸臣之所昭一指春祠夏禴言一指
秋嘗冬烝言一指追享朝享言鄭注云皆有罍言春夏
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是也竝非一祭九獻之中諸
臣有三酳秦氏通考辨此亦當祭統云獻之屬莫重亏
祼是獻兼祼言之明證金誠齋以為宗廟止有七獻陳
氏不幷數祼為九獻自是卓識舊說祭天地七獻宗廟
九獻非禮意然則上公饗禮九獻過亏宗廟又何說
孔穎達云醴酸以獻者朝踐用醴饋食用酸薦其燔炙
者案特牲主人獻尸以肝從主婦獻尸以燔從則此君

薦炙夫人薦燔也以周案下云君與夫人交獻卽獻此
醴酸也交獻不及祼事亞祼大宗攝其文在合亨之肵則事當朝踐
朝獻之節矣朝踐王獻泛齊后獻醴齊朝獻王獻醴齊
后獻盎齊此其事也從獻之燔炙在饋食饋食之肵之燔
炙無見文惟楚茨毛傳燔取膋臍炙炙肉似據朝踐為
文其諸朝踐用血腥無可食者故室中薦盎有燔堂上
交獻有炙與一說此燔炙猶燔燎也朝事有燔燎見祭
義其謂之炙者取諧韵耳禮運此節文皆有韵
鄭元云旅酬下為上謂特牲饋食禮賓弟子兄弟子
各舉觶亏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一

說下為上者謂卑下先飲一說兄弟子代主人酬一
說舉觶起賤者是賤者行主人事以周案特牲禮兄弟
弟子舉觶為旅酬始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為無算爵
始旅酬始者謂旅酬自此發端非可以此當旅酬事也
後三說皆以發端立解其謬可不深辨鄭注欲明逮賤
之意而據無算爵言之申其說者謂無算爵尋統名旅
酬然旅酬無算爵禮經顯分二節經曰旅酬而注以無
算爵釋之義亦左矣攷旅酬之禮皆以尊酬卑故謂之
下為上其旅及眾賓眾兄弟及私人故謂之逮賤凡賓
客燕飲之禮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是旅酬為

以尊酬卑說已詳凌氏釋例宗廟之祭禮特牲旅酬賓
取觶阼階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卤階北面酬眾
賓長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辯賓尊亏長兄弟眾賓長
亦尊亏眾兄弟交錯以辯亦是以尊酬卑有司徹旅酬
尸舉觶北面亏阼階上酬主人主人以酬侑亏卤楹卤
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亏眾賓遂及兄弟遂
及私人尸尊亏主人主人尊亏侑侑尊亏長賓長賓尊
亏眾賓兄弟私人而受旅者皆卑亏所酬是旅酬為以
尊酬卑尤為明顯知此則下為上及逮賤義自一貫何
待牽引無算爵以為之說也鄉射禮相旅佗受酬者曰

某酬某子鄭彼注云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俾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為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鄭君彼注以旅酬為尊下自較此注為確

鄭元云詩各奏爾能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虞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餕獻受虞則以上嗣是也仇讀曰斆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虞以周案毛公訓手仇入又為賓主人相耦射各奏爾能無傳近之申傳駁鄭者云獻尸之事無所謂能上嗣一人舉奠無所謂各此說未是經各

字承上子孫其湛為文鄭箋云既湛之後明其子孫各奏也本不專指上嗣一人其下詳引上嗣之證者明上嗣獻尸之禮又與士之舉奠有別也士三獻而禮成故長兄弟嗣子皆為加虞不關獻數天子則長兄弟上嗣之酌尸皆謂之獻故箋亏士但曰酌亏天子曰則有子孫獻尸之禮鄭知然者以特牲禮舉奠在正獻後不言獻酢文王世子亏上嗣曰獻曰受虞是獻而且酢亦屬之正獻中矣賓載手斆乃為加虞載之為言加也長兄弟有大宗之責上嗣有持重之授使之獻尸以明其能鄭箋甚確禮家未及剖析詩家又多申毛傳各奏指賓

室人與上文不貫

鄭元云特牲禮嗣舉奠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人君吳廷琴云大夫之子亦當舉奠官獻瑤云天子諸侯繼世為君所以有上嗣受醮之禮而卿大夫不行舉奠者不世醮也士之子為士故舁行舉奠禮以周案吳說固非官說亦未是士之子恆為士謂學士非命士命士之子未必常為命士也當從鄭

鄭元云特牲禮嗣舉奠洗酌入尸拜受祭酒啐酒奠之啐之者荅其欲酢己也奠之者復神之奠歟胡培翬云吳氏疑義謂注說不可解文王世子明謂之獻不可謂

酢且欲字亦無謂吳說誠然高氏愈謂啐酒以享其意是也以周案胡氏引吳說以駁鄭非也凡酢皆荏苒歟之後奠歟不酢嗣所舉之奠本陰厭時饗神之歟其所獻之歟禮宜復其故處奠之奠歟本無酢也而尸乃祭而啐之以示己飲是荅其欲酢己之意爾非鄭誤以此獻為酢也欲字自有義

故繼公云特牲祝命嘗食嘗者舉奠許諾嘗食嘗者及舉奠皆許諾諸寅亮云祝命嘗食句嘗者舉奠許諾句嘗者長兄弟也荏舉奠之上以昭穆為序

張爾岐云特牲饋者節愚不能無疑嗣子子也主人拜
祝拜酳拜受酢如事嚴賓然為之子者何以安乎以周
案宰人以冠禮子見母母拜為疑張氏又以此主人荅
嗣子拜為疑官氏云凡酌酒無不拜受者雖尸之尊猶
然葵禮臣獻夀君亦拜受父子可推矣
鄭元云司尊彝諸臣之所酌酌讀為酢字之誤也諸臣
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鍔云自初
祼以至饋食之獻王與后各四共為八獻諸臣乃酳尸
故酌三酒以酢之共為九獻鄭謂諸臣自酢豈有此理
以周案諸臣獻尸以璧柀而自酢以罍宜從舊說若謂

以罍獻尸不以尊楊信齋已譏之
秦蕙田云坊記因其酒肉聚其宗族此指祭畢之燕即
中庸燕毛序齒楚茨傾言燕私之事鄭以獻酬薦俎為
說者祇緣所引詩辭當在獻酬交錯時故也不知經云
聚其宗族不專以獻酬當之引詩斷章未可拘泥尸飲
三眾賓飲一陸稼書師以祼獻為言其說無稽又酳尸在
室葉氏以為在堂亦誤以周案秦駁陸葉二說皆當其
駁鄭非也詩辭固未可拘泥然以下文故堂上觀乎室
堂下觀乎上二語參之則此斷非傾言燕私之事注云
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薦俎以此為獻酬交錯

事則下文堂上觀室二語可接而禮儀卒度二語亦合
詩人正指此正鄭注之精密而不可破者也
周官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爵之卒酹而飲之量人
凡宰祭與鬱人受爵歷而皆飲之鄭眾云爵器名明堂
位曰殷以爵周以斝鄭元云爵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
酳尸尸嘏王此其卒酹也鬱人受王之卒酹亦王出房
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祼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燔事
相成陸佃云始祼之時尸入亏室祝乃詔之使安坐王
以玉爵酌元酒以獻尸后以玉爵酌清酒以亞獻是之
謂從獻郊特牲曰舉爵酌詔妥尸當此節也鬱人受舉

爵之卒酹酌而飲之鄭鍔云陸雖不改字以理攷之方
其祭之始獻而妥尸薦腥薦爓之禮尚未及行而鬱人
量人先已舉飲卒酹豈合人情以周案未祼以肵尸在
廟門外朝踐之初坐尸亏堂亦不在室至朝踐堂事畢
尸乃入室亏是有舉爵詔妥之事尸所舉之爵蓋直祭
之祝酌奠也鬱人所受之爵即詔妥之爵故曰舉爵量
人制從獻之脯燔即特牲饋食禮所謂主人獻尸賓長
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其事在酳尸之後則其
與鬱人受飲自當在尸將出之時故曰卒酹曰舉歷歷
古瀝字尸初入室舉爵祭之啐之禮畢將出酹行亏下

是卒酳矣受而飲其餘瀝所以重神惠也鄭破舉爲嘏非其釋卒酳是先鄭讀舉如字陸氏又據禮舉舉證之亦是而以舉舉枉未祼以肯受舉枉亞獻之節斯其失也云酌而飲之與舉歷之義亦背已上總說

鄭元云少牢禮獻眾賓言眾賓長拜則其餘不拜獻兄弟既云辯矣復言卅受酳者爲眾兄弟言也眾兄弟卅不拜受酳劉台拱云案私人猶皆拜受酳則眾賓眾兄弟皆拜受可知也此神惠當一一拜受與飲射不同特牲賓兄弟亦皆拜以周案獻兄弟節云皆若是以辯皆者皆眾兄弟也是眾兄弟亦卅拜受酳也又云其位枉

洗東卤面北上卅受酳十一字佗一句讀言其受酳皆由洗東而卅也眾兄弟之初位未著亏肯無由見其從卅故亏此補言鄭注誤以卅受酳三字別爲一句因以此爲別眾兄弟之辭眾兄弟卅不拜幷謂眾賓亦不拜近儒駁注甚眾而注之所以佗是解者枉卅受酳三字亏此猶未及剖析也

鄭元云獻眾賓徧獻乃薦略之其脅體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今文儀皆爲牺或爲議放繼公云其薦脯醢與脅亦亏每獻設之姜兆錫云儀者言足以備儀而已胡培翬云燕禮三卿以上舉獻卽薦大夫徧

獻乃薦亦其類

鄭元云少牢禮主人酌酳亏長賓主人酌自酳序賓意

汪中云注序賓意當作遂據疏云達其意則賈所見本是遂字古訓遂為達賓卑不敢酳敖繼公云賓避尸故主人自酳長賓字衍盛世佐云主人自酳而云酳亏長賓見其所以達長賓之意也敖說非以周案自酳之例皆由從獻凡獻有正有從正獻者酳從獻者例不酳而欲遂獻者之意因自酌特牲少牢之三獻雖其儀節詳略不同而主獻皆在尸也主人主婦交致亹及主人獻賓賓致亹亏主人主婦皆為從獻故尸亏主人主婦賓長三獻皆親酳賓長非自酳後主人主婦

交致亹及主人獻賓賓致亹亏主人主婦皆自酳鄭亏特牲主人獻賓之自酳注云賓卑不敢敵主人亏少牢主人自酳亏長賓注云賓不敢敵以此推之主人主婦交致自酳無尊卑之不敵如自卑而不敢與之抗何以不施此禮亏尸其例不可通敖氏皆以避尸為說亏少牢主人自酳亏長賓例亦未合褚氏駁敖此說云此日之賓與尸尊卑懸絕何所嫌而避之是也方望溪云自酳有尊其人不敢使酳己者有與眾人同尋獻一人不敢專酳獻者揆其意而自酳者說亦膠轕　又案正獻酳從獻自酳此賓祭之通例也故鄉飲鄉射燕禮正獻

主亏賓賓酢餘自酢饌食禮正獻主亏尸酢餘自酢特牲禮尸謖以後又有主人酳舉尊上簋禮此所謂將傳重累之也上簋洗觶升酌酢主人下簋不酢亦以上簋為正酳故也

鄭元云兄弟長幼立飲賤不別大夫之賓尊亏兄弟宰夫不贊酌者兄弟以親昵來不以官待之故繼公云此亦宰夫贊主人酌以周案故說非褚氏云上獻眾賓下獻私人竝曰宰夫贊主人酌獨此獻兄弟不言贊酌則主人親酌明矣盛氏云獻兄弟不殊其長卑亏賓也不使宰夫贊酌親亏眾賓也一獻之閒而尊卑之殺親疏之等胥見之矣敖氏又謂內賓亦宰夫贊酌更謬

鄭元云尸侑三獻之禮不言三獻侑之者賓尸而尸盖卑以周案鄭意特牲三獻侑止禮是賓請尸侑之此則尸自侑故云盖卑其實非也特牲三獻目下事侑止禮亦尸自侑之又曰為三獻者侑止禮是尸為賓侑之非賓請尸侑也下大夫不儐尸不可謂尸盖卑也亦自侑之

凌廷堪云有司徹儐尸亏堂賓三獻禮成而神惠均亏堂上及房中矣儐尸無室中之事故致禮亏獻尸侑時行之也賓三獻畢二人舉觶亏尸侑為旅酬始眾賓及

兄弟飲亏堂上私人飲亏堂下已均神惠亏庭矣而賓
長加獻亏尸後賓一人舉觶亏尸夏行旅酬者儐尸之
禮盛威儀多也以周案麥氏繹特牲均神惠亏室中亏
廷庭既未盡是釋此尤謬少牢室中之人尸之外有祝
兩佐食主人主婦其三獻及祝兩佐食而酳及主人主
婦是已行神惠亏室中也有司徹儐尸亏堂三獻正仿
室中事為之初獻之儀主人獻尸尸猶室中
初獻獻尸尸酳主人獻祝獻兩佐食也亞獻之儀主婦
獻尸獻侑致觶主人受尸酢猶室中亞獻獻尸尸酢獻
祝獻佐食也三獻之儀賓獻尸觶止俟主人酬尸獻長

賓及眾賓自酢酬長賓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乃佺止
觶賓又獻侑致觶亏主人受尸酢此與室中三獻蘇簡
迥殊而賓獻尸獻侑亦受尸酢與室中賓獻尸尸酳獻祝
亦相仿也其後二人舉觶為旅酬事兄弟之後生者舉
觶賓一人舉觶為無算觶發端而賓長加觶行乎其間
凌氏以一人舉觶為無算觶發端而賓長加觶行乎其間之禮故賓三獻節自獻尸觶止至賓致觶自酢凡十一
觶皆行亏室中然主人獻賓而後又行之堂上是以儐
尸之禮參乎其閒至旅酬之時尸觶止又佺止觶耍以
加觶之事行乎其閒此所謂有放而不致有順而摭士

大夫之禮异也特牲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亏其
長與此兄弟之後生及賓一人舉觶皆為無算爵此所
謂二人舉觶為無算爵始士大夫之禮同也
鄭元云賓拜亏東楹東以主人拜受亏席就之敖繼公
云避尸以周案主人獻賓就鹵階賓致爵主人則就其
席拜亏東楹東褚氏以為賓主不敵之意亏尸無與
盛世佐云侑酬長賓之觶卽其受之亏主人者郝氏云
舉所奠薦右之觶非
賈公彥云私人位在兄弟之南今言下飲之則私人之
長一人在鹵階下飲之其餘飲亏其位敖繼公云下飲

就其位飲以酬其次也以周案下飲亦以其位敖說異
之吳氏云酬爵當對所酬者飲之所謂導飲也
鄭元云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亏其長古文觶皆為爵延
熹中詔校書定作觶以周案經文觶張氏識誤作爵從
古文也注文熹經傳通解作景字誤盛氏云當依後漢
書作熹平校勘記云延熹校書熹平刊石似屬兩事
鄭元云賓長獻亏尸不使兄弟不俾加爵大夫尊也不
用觚大夫尊者也敖繼公云此獻當用觚上篇實觚亏
篚其為此用與以周案鄭注據特牲文為說其實非也
姜氏云觚爵對文則异散文則通經文洗觚亦俾加爵

則為通俜可見非為大夫尊用酸也胡氏云大夫士禮止三獻此外皆加酸卽言獻亦加也諸說駁注皆是

鄭元云賓一人舉酸亏尸一人次賓長者如初如二人洗觶之為也遂之亏下者遂及賓兄弟下至亏私人是言亦遂之亏下上言無消酸不止互相發明以周案上賓酸之賢者也賓長齒之高者也賓一人眾賓中之一人也賓一人舉酸與上兄弟之後生舉酸同為無算酸發端特牲禮無算酸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此篇宥舉酸亏其長用兄弟之後生與特牲同斯用賓一人舉酸者為舉酸亏尸不與用賓弟子也特牲又不與無算酸

此篇以賓禮尸尸亦賓也故旅酬無算酸尸皆與焉自延熹諸儒校定經文以兄弟後生之舉酸為加酸酸字不改其實酸大名也上節賓長加酸用觚亦曰酸矣二人舉觶經亦亟曰無算酸矣兄弟後生之舉酸賓長之獻酸賓一人之舉酸三節連文古文亟佹酸字皆倆其大名也鄭依延熹校定本兄弟後生之舉酸改為舉觶後二節酸字不改遂以為賓長之獻酸不用觚賓一人之舉酸非無算酸之舉觶而經恉遂不明矣經云如初者如賓長獻尸之禮也又云亦遂之亏下遂之言達也亦之者亦上

兄弟後生所舉奠皆為無算奠之奠也肯云奠止者待賓一人舉奠亏尸如初後舉之以逢亏下也此云亦逐之亏下者無算奠交錯其酬此奠亦隨而逢之亏下也鄭注以如初為如二人洗觶亏是疏家有耎行旅酬之說謬矣又以遂之亏下為遂及賓兄弟下至私人此意已括亏如初中經亦何煩耎言上節無清奠不止別其不如初者此則無異之可別也且既以亦為亦二人洗觶之遂及下又以亦為亦無清奠不止說又兩歧耎滋惑焉

凌廷堪云賓一人舉奠蓋為旅酬發端如舉觶之禮非加奠也特牲尸不與旅酬此篇儐尸之禮與旅酬而不與無算奠以周案鄭以如初為如二人洗觶疏謂耎行旅酬其實經無此例也賓一人舉奠亏尸本加奠也而亦遂行之亏下為無算奠發端故變文曰舉奠亏尸儐尸之禮尸猶賓也故旅酬無算奠皆與焉特牲尸雖不親旅酬而佗止奠亏其閒示猶與也賈疏謂特牲尸不與旅酬此篇尸不與無算奠皆非凌氏竝沿其譌

褚寅亮云上眾賓長獻尸是加奠此一人舉觶為第二番旅酬各有所為注云互相發明其義未詳以周案褚氏謹守鄭義亏此不能無疑胡氏正義錄褚說亦不能

申皆以賈疏叟行旅酬之說誤之也鄭意此亦加爵百
但經曰舉觶不曰獻故以二人舉觶之禮解如初葢以
爲一加爵如上賓獻尸一加爵如二人舉觶亏尸也
賈公彥云不儐尸堂下兄弟及賓行無算爵似上大夫
無旅酬故鄭云此亦與儐同者枉此篇若此經兼有旅
酬鄭不舉言與儐同下大夫無儐尸之禮堂下亦與神
靈其尊故闕旅酬直行無算爵盛世佐云此經云賓兄
弟交錯其酬謂二觶先後迭舉而爲旅酬也特昰賓長
獻亏尸之上亦當有兄弟弟子舉觶亏其長一條無算
爵之上亦當有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亏其長一條

而交皆不具故啟後人不旅酬之議百以周案賈疏亏
肴賓一人舉爵以爲叟爲旅酬昰上大夫有兩旅酬也
亏此疏又謂上大夫似無旅酬矛盾殊甚下大夫雖無
儐尸之禮亦必有旅酬肴儒論之詳矣然經云賓兄弟
交錯其酬無算爵文與賓尸同亏彼爲無算爵事亏此
則以爲旅酬事同文异解既屬難信盛氏又欲以舉觶
兩條夾補其間叟似武斷攷下大夫不儐尸參用少牢
特牲之禮賓長獻尸以肴其禮與儐尸爲近故篇內亏
儐尸禮異者歷歷詳識之其同者皆曰如儐自賓長以
爵降實亏筵以後至無算爵其禮與特牲爲近亏儐尸

之禮全不相同故略之雖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虧其文直同賓尸亦不曰如賓明此與特牲為近非如賓禮也敖氏疑經不言如賓未詳殊不恩賓尸亏堂尸侑主人亏旅酬無算虧皆與不賓尸及特牲之旅尸侑主人已不親酬其無算虧幷不與焉是本不如賓也後人亏經之所略者自宜據特牲禮參之兄弟子之一人舉觶為旅酬眾賓及眾兄弟之二人舉觶為無算虧其儀節俱在賓長加虧之後不曷如盛氏所說經亏此等略之者以此文為賓尸記異同非為特牲記自可從略亦無容盛氏之補 已上少牢篇

鄭元云特牲禮賓三獻虧止欲神惠之均亏室中眾賓長為加虧虧止欲神惠之均亏庭菱廷堪云賓三獻虧止則均神惠亏室賓三獻畢主人獻賓獻眾賓皆亏阼階上獻長兄弟眾兄弟皆亏阼階上獻內兄弟亏房中此因室中而兼及堂上房中也其獻眾賓後酬賓在阼階痔為旅酬發端則室事畢而庭事起矣以周案特牲禮之執事在室中者尸之外有祝佐食主人主婦四人其餘悉在庭無堂上位故鄭注以室中在庭賅之菱氏因賓兄弟行禮亏兩階遂補言堂上失之且賓三獻虧止時神惠猶未均亏室中也鄭注云欲均者明下文

所以有致奠事也不儐尸三獻奠止鄭注云欲神惠之
均亏室中是以尊而待之語意尤顯凌氏改欲均為則
均未審其實矣篇中節目甚繁而以鄭注室中在庭分
之若綱在綱有條不紊自尸入九飯後室中之事分初
獻亞獻三獻為三節在庭之事分獻賓獻兄弟為二節
猶室中有初獻亞獻也分長兄弟洗觚為加奠至奠皆
無算為第三節猶室中有三獻也主人初獻主婦亞獻
皆禮尸及祝佐食事凡三奠亏此時也神惠均亏祝佐
食而主人主婦猶未及也賓三獻亦以禮尸及祝佐食
為主而兼欲致禮亏主人主婦故致奠行乎其閒然賓

欲致奠禮又不舉先主人主婦故獻尸畢奠卽止一奠俾
主婦致奠亏主人二奠且自酢三奠主人致奠亏主婦四奠且
自酢又而後尸佐止奠卒奠卽上一奠酢賓六奠賓又酌以獻
祝七奠獻佐食八奠乃舉致奠亏主人九奠主婦十奠且自酢十
奠凡十一奠亏此時也室事將畢而庭事乃起故遂獻
賓獻衆賓設尊酬賓賓事畢又獻長兄弟獻衆兄弟幷
兼及內兄弟此仿室中初亞獻獻尸獻祝獻佐食例故
仍曰獻長兄弟衆賓長又加奠以下此仿室中三獻例
也三獻有致奠加奠亦有致奠故又曰洗致如初室中
致奠時有十一奠此無主人主婦交致奠及自酢四奠

又無佐食嚴故止有六嚴亏此時也神惠已均亏室中矣而枉庭猶未均也故尸亏衆賓長之加嚴又止欲下逮羣弟子而旅酬亦行乎其閒此仿三獻嚴止例也亏是嗣舉奠獻尸兄弟弟子舉觶亏其長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亏此時也衆賓長之加嚴祇獻尸而已未及祝主人主婦禮又未畢也故尸又爲衆賓長侑止嚴如長兄弟之儀以終其事此仿三獻侑止嚴例也而長兄弟酬賓不枉侑止嚴苻而鎛枉加嚴閒此仿室中致嚴鎛枉三獻例也亏是行無算嚴而神惠均亏枉庭矣鄭以無算嚴非神惠旅酬時神惠已均竊謂旅酬無算嚴同酌下尊又何一爲

神惠一非神惠之分自注家亏經之次弟未之深繹而三獻侑止嚴爲加嚴者侑止嚴以及各節如初諸儀遂紛紛異說經曰賓三獻謂獻尸也如初謂燔從以下又如亞獻明三獻無兩邏也燔從如初謂燔從如亞獻尸拜受主婦拜送嚴止謂尸不飲也亏主婦主人致嚴自酳之後又曰三獻別上事也三獻以獻尸及獻祝佐食爲主與初獻亞獻同而賓獻尸之後有致嚴事故別之侑止嚴尸侑之也鄭注以三獻爲賓引舊說賓入戶北面侑皇尸非也後又曰燔從皆如初燔從之外餘皆如上亞獻儀也皆者皆上獻祝佐食及致亏主人主婦云燔從明其異云

皆如初明其同舊解又字連讀義多糾挐此節三言如初皆乘亞獻節言鄭注以獻祝佐食如上節亞獻致主人主婦如本節主人主婦致嘏說亦可通敖氏以酳賓獻祝佐食為如主人酳獻之禮與初獻亞獻之獻祝如初如賓三獻之獻尸也其下亖長兄弟及衆賓長為加嘏經亦云初亦如賓三獻之洗嘏酌致主人主婦且自酳也又亖衆賓長別言嘏止亦如賓三獻之嘏止僅獻尸也其後為加嘏者佗止嘏如長兄弟之儀佗亦尸佗之也舊說衆賓長佗之亖為字無著有司徹儐尸不儐尸亦竝尸

自佗嘏如長兄弟之儀亦如長兄弟亖尸卒嘏酳後獻祝致嘏主人主婦受主人酳亦六嘏吳中林乃疑長兄弟三字為誤由未審經文節次也鄭注云亖旅酬之閒言佗止嘏明禮殺竝佗其實此乃亖加嘏之閒行旅酬仿賓三獻禮為之非禮殺也經文自長兄弟洗觚為加嘏如初儀至嘏皆無算爵如賓三獻節合為一章題曰加嘏如此則經文歧後節次雖若緐褋而義例實秩然有條也

郝敬云尸卒嘏酳賓自酳也以周案尸主獻也凡主獻者酳之非賓自酳張氏云其酳當亦如祝酌尸拜送是

也

賈公彥云長賓尊觶節揖復位則初尊時少南亏位可知敖繼公云復位主人復阼階下鹵面位盛世佐云衆賓長加虧不言其器蒙長兄弟之文也獻用虧加虧用觚旅酬用觶禮之委也敖氏云此加虧當用觶非以周案敖氏誤以下篚四觶衆賓長用其一盛駁之是

鄭元云尸酳主婦如主人儀不易虧避內子吳廷琴云少牢不嘏但曰易虧此經第言酳如主人上尸嘏主人不易虧故注云然然據少牢易虧注謂男女不相襲虧

卽祭統所謂酳必易虧明夫婦之別非謂內子尊故易之且據祭統夫人易虧今內子不避夫人士妻乃避內子邪蓋經雖曰如主人儀其中原有不同處以周案盛氏駁注今從其說

鄭元云主人更虧酌酳男子不承婦人虧也祭統曰酳必易虧明夫婦之別古文更為受吳廷琴云主婦自酳亦更虧文不具耳胡培翬云吳說是也鄭因此無更虧之文遂生異解未確以周案鄭意上文主婦酳曰受虧是不更虧故以男子亦文吳胡駁之是也然此主人更虧及下賓致虧亏主人主婦更虧竝當依古文作受虧

與上主婦受亹一例吳胡猶未之審主婦荅拜受亹句絕酌醻別為一事此主人受亹及下致主人主婦受亹亦竝句絕其下言酌酹亦別為一事凡致亹必受亹其酌醻不受亹其自酌醻酌以酹仍受亹故經每言受亹以別醻有司徹不儐尸之禮賓致亹亏主人其末曰卒亹拜賓荅拜受亹下卽敍致亹亏主婦其末亦曰卒亹拜賓荅拜賓受亹下又別敍易亹酌醻亏主人其末云卒亹拜主人荅拜賓以亹降奠亏篚其立文與此篇同然則致亹必受亹此篇兩耍亹自當從古文作受亹為正其文屬上為義而酌醻之必易亹亦可援有司徹文以為例

自今文改下兩受亹為耍亹鄭注又誤讀受亹酌醻耍亹酌醻為句亏是古文之義不明而經恉晦易亹之義不明而禮意爽矣

鄭元云男子獻亏堂上旅亏堂下婦人獻亏南面旅亏鹵面內賓衆賓宗婦衆兄弟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以周案如注所云則酬內賓當在主人酬賓之節娣婦舉觶在兄弟弟子舉觶之節也張皐文云主人酬賓時內賓尚未獻無緣先酬酬內賓當與宗婦舉觶相接為之注言其大判耳張說是

鄭元云主婦酬內賓之長酌奠亏薦左內賓之長坐取

奠弓右宗婦之娣婦舉觶弓其姒婦亦如之內賓之長坐取奠觶酬宗婦之姒交錯以辯宗婦之姒亦取奠觶酬內賓之長交錯以辯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娣婦各舉觶弓其長亞行交錯無算其拜及飲者皆鹵面弓今本脫茲依敖氏集說引增主婦之東南以周案鄭注約經為文敖氏集說好與鄭異盛氏駿之曰敖云內賓長之觶惟以旅主婦非也初舉旅時內賓長當取觶以酬宗婦之長而不及主婦以主婦酬內賓長之時已先自飲故也其意與堂下賓酬長兄弟而不及主人同及其無算爵也內賓長之觶以酬次宗婦宗婦長之觶以酬次內賓主婦亦

不與已上特牲篇　右獻酬無算爵

受業通州孫　徵
子家岱　仝校

定海黃以周述

少牢饋食禮祝辭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齊
士虞記虞祝辭曰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
泲酒祔祝辭曰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泲酒鄭元云香
合黍也大夫士亏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此言香合蓋
記者誤爾辭次黍又不舉牡薦上嘉薦葅醢也普淖黍
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少牢注又引
盛謂民和季左傳絜黍豐
豐以證其義故以為號云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泲釀
此酒也或曰當為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

皆非其次祔用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曰膊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普薦鉶羹不俑牲記其異者以周案虞祝之香合祔祝之尹祭注既直刺之以為記者誤祔祝之不俑牲注又彌縫之以為記其異盛庸三謂此祝辭以物之輕重為先後初不依薦設之次不然豕俎亦不當在薦上祭時黍稷俱有言香合舉其尊也普淖蓋謂鉶也鉶和羹故以是名之王伯申又謂明齊今文佺明粢其字當在香合之上明齊香合既言黍不舉以普淖為黍稷歷引廣雅淖濁之訓爾雅釋文引字林淖濡甚之文以為鉶羹和五味為濡且濁之物普

淖非鉶羹不足以當之普淖既為羹又不舉以普薦為鉶羹因引祭義薦其薦俎以普薦為牲魚膾之俎舉此兩說記文之大判已明然盛王之說祇求合亏虞祝而難通亏祔及饋食之辭凡祭以牲齊為重祝辭宜竝舉之祔辭不舉牲號王氏以為普薦牲魚膾之俎其疑可釋矣其不舉黍稷何居饋食不言普薦王氏以為柔毛剛鬣已舉牲號其疑亦可釋矣其又遺黍稷何居鄭注以普淖為黍稷之祝號者亦以祝辭不宜遺黍稷也竊謂嘉薦者齊號也詩俾秬秠糜芑為嘉種祭統以菹醢為小物八簋之實為美物故虞祝辭不及豆而以黍稷

爲嘉薦祭義云薦黍稷是黍稷之有薦名也香合二字
葢校者之辭校者知嘉薦爲黍稷據記文黍曰香合以
明之後乃誤入正文爾鄭注以嘉薦爲菹醢意欲求合
亏士冠禮然士冠禮旨醴惟厚嘉薦令芳嘉薦以脯言
故又曰嘉薦伊脯酒曰旨脯曰嘉汛爲美辭皆非用祭
祀之祝號何泥焉普淖爲濡和之義以鉶羹爲最合虞
祝舉絜牲剛鬣不言普薦祔祝言普薦不復舉牲號則
普薦爲大薦牲魚腊之俎亦無可疑明齊者齊之號泲
酒者酒之號士虞用醴齊酳尸用酸酒故兼及之普薦
俎實嘉薦籩實普淖鉶實尹祭邊實明齊泲酒尊壺之

實
記明齊泲酒今文曰明粢泲爲酸敖繼公云明齊葢言
醴也用明水泲醴齊故曰明齊祝祝之時尊用醴不用
酒云泲酒似衍文王引之云明齊二字當在香合之上
今文爲明粢則齊爲粢盛之粢明甚以周案明齊齊之
號也泲酒酒之號也士虞用醴明齊自爲醴齊祔祝辭
亦曰泲酒此二字斷非衍文泲酒者釋酒也士虞以酒
酳尸故兼及之明齊泲酒本二物鄭注合以爲一與上
嘉薦普淖各二字爲一物文既不類郊特牲明水與齊
亦二物鄭注以明齊爲新水與本文亦不合未敢從焉

今文佹明粢酸酒粢讀若粢醍之粢卽齊之僭字周官
又齊杜子春亦讀齊皆為粢義不訓稷亦非粢盛之謂
酸白酒也見聘禮注白酒謂事酒昔酒也見內則注事
酒卽醳酒昔酒所謂舊醳者也見周官酒正注今文之
義與古文同依字齊當從古文酸當從今文曲禮曰酒
曰清酌與此異者酒有三酸酒為事酒昔酒之號清酌
為清酒之號也內則記酒曰清白聘禮設酒曰酸清皆
分三酒為二目以此鄭注聘禮云先言酸白酒尊先設
之祝辭與明齊竝言以此
陸德明云蕭其字又佹箕同音姬語辭也王音期期

時也以周案王義為近
陸德明云稷曰明粢一本佹明粢古本無此句孔穎達
云隋祕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
八疑十二證以為無此一句為是然黍稷為五穀之主
粢盛之貴黍既別有異號稷何因獨無美名爾雅以粢
為稷與此相合又士虞禮明齊淺酒鄭注云今文曰明
粢粢稷也非其次以曲禮有明粢之文故注云然王劭
苟信鐫書哀哉以周案孔疏未是士虞記明齊酸酒今
文字雖佹粢義亦訓齊與杜子春讀五齊之齊為粢正
同以粢為稷說今文者之誤曲禮稷曰明粢或卽治今

文禮者所加大祝齋號注所引無此句蔡氏獨斷載宗
廟禮牲之別名及祭號等皆與曲禮同亦無稷曰明粢
句竝可為王劭之證臧玉林段懋堂孔巽軒已詳言之
右牲物名號

鄭元云司烜以夫遂取明火亏日以鑒取明水亏月夫
遂陽燧鑒鏡屬千寶云五月丙午日中鑄陽燧十一月
壬子夜半鑄陰燧高誘云淮南子方諸見月則津而為
水方諸陰燧大蛤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以銅盤
受之下數石李敬貞云嘗亏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
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舋水四五斗以周案攷工

記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以鑑燧幷言則鑑用金鏡可
知矣後世未舋齊金造鑑法不能向月取水唐李敬貞
輩遂斥鄭注之鑿而取高氏大蛤之說矣 右明水明火

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鄭云泛者成而滓浮浮然如
今宻成醪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酤酒許慎云
醨泛齊行酒也醴一宿釀也醪汁滓酒也劉熙云汎齊
浮蟻在上汎汎然醴齊醴體也釀之一宿而成體有酒
味而已以周案說文泛卽醨醴卽酤醪為汁滓酒竝與
鄭別今從鄭米化上浮曰泛變而成糟與汁相將狀如
浮蟻張平子南都賦酒則醪敷徑寸蟻浮若萍是其證

也濁而皓曰醴亦謂之甘醪南都賦注引韓詩曰醴皓
而不沛卽鄭注汁滓相將之義據其質言之也其實酌
則沛之矣司尊彝曰醴齊緇酌郊特牲曰緇酌用茅明
酌也鄭注泛從醴則泛醴二齊皆和之以明酌藉之以
茅縮去滓而斟之也其造法高誘云醴以糵與黍不以
麴中山經曰其祠糵釀注云以糵佁醴顏師古謂醴用
鞠非也注宏成地名劉杳嬰雅以為酒名非成一佁城
疏引曹植酒賦宏成醴醪蒼梧縹清文選七命注引張
協輕薄篇蒼梧竹葉清宏城九醞酒皆以宏城蒼梧對
言為地名無疑續漢志南郡有宏城侯國

三曰盎齊鄭元云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如今
鄭白五齊泛醴尤濁盎以下糜清許愼云醨濁酒也劉
熙云盎齊盎滃也滃滃然濁色也以周案云盎糜清固
亦濁也許鄭同意鄭白卽白醪酒鄭讀為醪見釋文司
尊彝云盎齊涗酌郊特牲云醆酒涗亏清鄭注醆酒卽
盎齊盎齊糜清和以清酒涗之而已
四曰緹齊五曰沈齊鄭元云緹者成而紅赤如今若下
酒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劉熙云緹齊色赤如緹沈
齊濁滓沈下汁清莊上以周案緹記佁醍沈記佁澄五
齊皆濁緹沈亦未全清也沛以清酒司尊彝注云緹沈

從盎注若下酒今本脫若字今依初學記二十六增若
下地名初學記鄒陽酒賦其品類則烏程若下造清猶
云縹清疏引曹植酒賦蒼梧縹清古書多以宊成醪蒼
梧清對言鄭以宊成醪當泛齊故又以此擬之
三酒鄭眾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昏酒無事而飲也清酒
祭祀之酒鄭元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醳
酒也昏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中山
冬釀接夏而成劉熙云醳酒久釀酋澤也事酒有事而
釀之酒以周案說文酋繹酒也繹酒即醳酒酋為醳酒
酋久為舊醳劉氏以醳酒為久酋非也舊醳即昏酒則

事酒為新釀也有事新釀如少牢禮卜吉宰乃命為酒
是也醳酒明白故內則謂之白酒士虞禮謂之酸酒非
不用諸祭祀仲師說不足據清酒冬釀接夏而成南都
賦所謂酒則十旬兼清是也
記禮運有元酒醴醆粢醍澄酒之文與周官五齊不同
云醴醆在戶與坊記醴酒在室文又不同鄭元云醆與
盎澄與沈緇同物也皇侃云醴在戶內醆在戶外孔穎
達云醴醆雖在室內稍南近戶故曰在戶以周案鄭皇
說是醴在戶內醆在戶外故坊記單舉醴酒可云在室
禮運兼舉醴醆祇尋云在戶也

鄭元云粢醍在堂粢讀爲齊瞽之誤也孔穎達云爾雅粢稷也佗酒用黍不用稷故粢當爲齊以周案析言之稷曰粢曲禮明粢是也渾言黍亦曰粢凡言粢盛是也記亏醍言粢渾言之爾如注疏亦當云醍齊

周官甸師祭祀共蕭茅左傳楚貢苞茅不入無以縮酒鄭興云蕭或爲茜讀佗縮束茅立之祭肯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歆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杜子春云茜讀爲蕭香蒿也許愼云祭束茅加亏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茜像神歆之也傳曰無以茜酒以周案縮偪字當以茜爲正鄭少贛云束茅立之祭肯者用士虞禮苴束茅設几

東之文舊說苴主道也許云茅加祼圭無見文鄭注郊特牲縮酌用茅云和之以明酌藉之以茅縮去滓也亦引左傳文以證據此則苞茅縮酒卽縮酌用茅司尊彝云醴齊縮酌以醴齊汁滓相將之酒故用茅縮去其滓以明酌沛而斟之以實尊彝也此與鄭少贛許叔重說異今從鄭鄭注甸師共蕭茅引詩取蕭祭脂不以蕭茅爲一事從杜子春說與鄭大夫亦異又云茅以共祭之苴亦以藉祭縮酒沛酒也惠氏駿之云艾蕭何物詎居茅上地員篇曰蕭下亏薛薛下亏萑萑下亏茅

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泲酌凡酒脩酌

鄭眾云獻讀爲儀威儀多也泲酌挹拭勺而酌也脩勺以水洗勺而酌也齊爲齊和之齊鄭元云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鬱鬯和秬鬯以釀酒摩莎沛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沛之以茅縮去滓也盎齊稍清和以清酒沛之而已其餘泛從醴緹沈從盎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沛之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以周案鄭注據郊特牲文釋之以明五齊轉相沛成是也先鄭以鬱人詔祼將之儀故讀獻爲儀非正義惠氏謂朝踐用獻尊曰獻酌廟用脩曰脩酌神尊皆酌鬱不和鬱者

爲凡酒不足信右齊酒

周官酒正凡祭祀以漉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鄭元云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數量之多少未聞鄭司農云三貳三盚副之也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齊酒不貳爲尊者質不敢副盚也元謂三貳再貳一貳者就三酒之尊而盚之也三酒盚之者以歆諸臣若今常滿尊鄭鍔云大祭度用一尊則用三尊以爲副貳中祭度用一尊則用二尊以爲副貳皆有酌數取足而無乏以周案貳謂就尊中盚注非注齎也尊本滿諸臣酢

之淺又一再盡之令常滿故鄭引漢常滿尊為況後人
亏祭奠一再盡注以當古之壹貳再貳失之
賈公彥說司尊彝祼獻用彝尊各二者鬱鬯與齊皆配
以明水三酒皆配以元酒故郊特牲注云祭齊加明水
三酒加元酒依鄭志云一雞彝盛明水一鳧彝盛鬱鬯
是以各二尊罍尊不言數者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
陳祥道云春則雞彝盛明水鳧彝盛鬱鬯夏則鳧彝盛
明水雞彝盛鬱鬯罍黃虎蜼之相用亦若此鄭鍔說兩
獻尊盛醴齊兩象尊盛盎齊必用兩尊者王酌其一后
酌其一也江永云彝尊有二者疏謂鬱鬯與齊皆配以

明水三酒皆配以元酒是也後人謂王與后分酌彝尊
故有二大謬古人元酒配尊之禮頗重事之用醴者賤
略也豈有宗廟大祭事之反本修古顧亏堂上之尊獨
無所配下同賤略之事乎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
罍尊禮記侯國之禮未可以彼例此卽君夫人別酌其
尊亦必有元酒必非兩尊皆酒也下言盎齊涚酌凡酒
脩酌卽是酌所配之明水乎禮運言元酒在室中明水配鬱鬯
室中之明水以涚之脩之曰豈遠取
為首者言之曰非謂在戶在堂下者卽無所配也以周
案江說誠是顧注疏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以尊之

配者言鬱鬯用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以酌之泲者言所泲之酒非用亏所配盎卽醆醆酒泲亏清記有明文何㪷云盎齊卽酌酌所配之明水泲之

崔靈恩孔穎達說犧象之尊禘與春夏時祭用之王后所酌尊竝同而禮器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別罍尊亏犧象與周禮異者周禮天子之制禮器言君夫人是諸侯之制諸侯用齊及酒雖視天子而尊罍之名容有不同也以周案記文罍尊卽山罍亦謂之山尊非諸臣所酧之罍也金鞏之據明堂位文以此為魯禮

崔靈恩說后獻皆用瑤斝九獻之外諸臣加斝用璧斝

璧瓚孔穎達賈公彥說加以璧瓚斝為后與諸臣再獻之斝璧斝卽瑤斝再獻俛加瑤玉名璧是玉之形制斝是斝之所受名異而實一也方慤說斝用玉戔仍彫加以璧瓚璧斝戔斗曰斝四斗曰斝五斗曰瓚惟其所容有加亏戔也故因以為加焉以周案內宰言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斝亦如之祼獻者亞獻也祭統云獻之屬莫重亏祼故謂之祼獻祼獻則贊贊瑋攢也瑤斝亦如之謂贊朝事及饋食一舉祭名一舉斝名互文鄭注分祼獻為二節遂以瑤斝屬之加斝非也凡加斝柱正獻之後再獻不㪷稱加宜從崔說

賈公彥說五齊三酒爲八尊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爲十六尊又鳥彝盛鬱鬯雞彝加明水爲十八尊吳廷琯云郊特牲只有齊加明水無三酒加元酒之文所謂齊加明水不過亏五齊之外別加一明水之尊非謂五齊各有一明水也明水則一何必分爲五且據司尊彝疏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此蓋爲說清說酸言之如其說亦止三酒用水與鬱鬯五齊何涉以周案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此說不可破十七篇中冠昏奠酬饋食皆設兩尊有元酒孔穎達云周禮鬱鬯之酒實之亏彝此秬鬯二卣言用

卣者未祭實之亏卣祭時實之亏彝以周案鬱人和鬱鬯以實彝是祼酒也書詩左傳言秬鬯一卣書又言秬鬯二卣是享酒也鬯以鬱爲上秬次之祼用上尊彝享用中尊卣此尊卑之墜也孔疏混而一之殊謬

鄭元云特牲記二尊二瓶四觶一斝一椑二尊者謂賓獻尊止主婦當致也二瓶長兄弟與毛本誤酌胡正義又誤酬眾賓長爲加尊二人班同宜接竝也四觶一酌尊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亏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賢者獻以尊賤者獻以椑尊者舉觶卑

者舉肉敖繼公云二觚者長兄弟以觚為加爵因以致
亏主人主婦既則耍之以酧亏主人也四觶者其一尊
亏神庥其一乃主人以尊酬亏賓其一乃眾賓長加爵
亏尸其一乃爵止而未舉之時兄弟弟子舉觶亏其長
吳廷琴說長兄弟眾賓長兩加爵以次先後遞行非一
時竝進何必二觚據敖說是加爵一觚耍之又一觚故
觚有二也盛世佐云四觶之用當以注說為正一觶尊
亏神席庥一觶主人以之酬賓賓尊亏薦南尚餘二觶
其一兄弟弟子舉觶亏長兄弟長兄弟尊亏薦北只餘
一觶及賓舉薦南之觶以酬長兄弟辯卒受者尊亏篚

篚中仍有二觶及長兄弟舉薦北之觶以酬賓未辯而
賓弟子兄弟弟子又各舉觶亏其長則二觶盡用矣此
其所以為四也以周案此記堂下尊篚之爵也房中亦
有篚有爵盛申注吳易注說皆可通
孔穎達云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
觴之文禮文觴亾略不具也陸佃云此所謂尸歠五君
洗玉爵獻卿尸歠九以觴爵獻士秦蕙田云獻義原兼
下獻上上獻下兩義陸說亦通然明堂位加以璧觴加
爵係助祭之賓所獻此乃是下獻上
鄭元云朝踐朝獻尊相因再獻饋獻亦尊相因崔靈恩

孔穎達說祫三獻四獻曰朝踐以玉斝酌著尊禘則酌犧尊祫五獻六獻曰饋食以玉斝酌壺尊禘則酌象尊祫七獻曰朝獻以玉斝酌朝踐之尊八獻曰再獻以瑤斝酌饋獻之尊祫九獻為諸臣所酳以瑤斝酌壺尊以周案鄭注尊相因之說本不足據疏家推衍尤為肊說右斝

韋昭云觀射父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雞豚之屬孔穎達云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知其日數耳

何休云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牛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萬斯大云特牲禮牲用特豕士禮也故士虞禮牲亦特豕而穜記則云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則大夫亦特豕矣少牢禮牲用羊豕大夫禮也而曲禮則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則士亦用少牢禮矣禮文所載參錯不一由衰周之季列國大夫恣行僭妄學者各就所見言之以周案曲禮所言為天子之大夫士禮經特牲少牢二禮為諸侯之大夫士從何休說郝氏謂非定特牲為士少牢為大夫固謬胡氏正義謂非必天子之大夫定

用牛天子之士定用羊豕亦未是鄭注少牢禮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宗廟之牲明天子之卿大夫自別也

特牲饋食禮祭肵一日視濯視牲祭日陳設少牢禮視濯視殺陳設俱在祭日天子諸侯無文鄭元云太宰及執事視滌濯謂初為祭事肵祭日之夕封人飾牛牲謂夕牲事以周案少牢禮鄭注以為大夫下人君祭之朝乃視濯與士異謂士不嫌與君同也則人君之禮視濯視牲亦在肵祭一日矣人君禮繁其戒具陳設自不能在祭日而應撝謙王禮篇以為肵期三日恐亦未是

賈公彥云國語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牲周禮司弓矢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天子尊故亏郊射牲諸侯降亏天子故宗廟亦親殺大夫士不敢與君同故不親殺但視殺而已以周案天子宗廟之事亦自射其牲國語亏天子舉禘郊諸侯舉宗廟明上舉兼下也非天子尊止射郊牲諸侯降始射宗廟牲又天子諸侯饋食肵有朝踐薦毛血之禮故牲必親殺大夫士祭自饋熟始故惟視殺而已亦非以避君故不親殺

禮家舊說肉袒親割朝踐之時陸佃說饋食以後君臣之事多以周案陸說未是秦氏通放云陸氏亏祭義教

民相愛節訓朝踐尊而饋食親亏此處又云朝踐以祔
父子之事饋食以後君臣之事義不相顧緣强說割牲
爲饋食事故也
禮家舊說禘郊之事有全烝謂全其牲體而升俎也王
公立飫有房烝謂半解其體而升俎也親戚燕享有殽
烝皆體解節折乃升亏俎陳祥道云全烝豚解也房烝
體解也殽烝骨折也以周案禘郊之事謂祭天故文枉
王公之上祭天用全牲故曰全烝如陳說全烝卽豚解
豚解士虞禮亦用之其禮較房烝爲殺房烝者半解其
體分爲左右胖豚解髃其肩臂臑爲四兩脅一脊分爲七

體體解卽是骨折故亦名折俎則九體十一體二十一
體是也凌氏釋例沿陳誤不足據褚氏云春秋傳之殽
烝對全烝而言卽體解也特牲禮之殽烝則任用各體
之骨而已脊脅用一骨亦舉俻殽烝名與傳同而實不
同
鄭元云凡牲皆用左胖陳祥道云豚則吉凶皆合升用
成牲則升其胖而亏髀吉升右而凶升左凌廷堪云凡
牲皆用右胖惟變禮反吉用左胖以周案士冠鄭注左
胖字傳寫誤巨鄉飲酒記注少牢禮注並云右胖周所
貴也可證特牲禮牲北首東足注云東足尙右也凡牲

左胖寢地北首而東足則寢左矣寢左者尚右也寢且尚右而況升之鼎乎然吉祭尚右胖而左胖亦非不用尸俎用右胖升亏鼎匕而載之俎餘俎用左胖自鬴升俎而不升鼎此其鑒也

鄭元說豚解解肯後脛脊脅而已亂乃體解升亏鼎也士喪禮小斂特豚四鬄去蹏兩胉脊鬄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胉脅也士虞記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脊正脊正脅也喪禮略七體旦賈公彥云凡解牲體之法其豚解為二十一體體解則折俎也陳祥道云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為四又兩胉一脊而為七此所謂豚解

也士喪禮略豚解而已至虞豚解體解兼有焉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也以周案四鬄兩胉脊為豚解是總解牲體為七也虞祭又解左胖之六並正脊一而為七是體解矣然體解九體十一體今解為七體是喪禮略也鄭意如此賈疏未當陳說豚解是云士喪禮略亦非士喪禮正用豚解法無略可言

士喪禮四鬄今文鬄為剔鄭元云鬄解也四解之段玉裁云說文鬄髮也或作髭鬄鬊髮也二字義別士喪禮四鬄本作髭今作鬄譌字以周案字正作髭剔卽鬄之

省髽俗字周官禮記作肆亦俗字鄭注小子云肆讀為
髽是鄭不以髽為譌字
鄭眾云小子羞羊肆體薦全烝也羊骰體解節折也鄭
元云肆讀為髽羊髽者所謂豚解也賈公彥云士喪禮
特牲四髽左跋謂四段解之殊肩髀如解豚故名豚解
大夫士祭自饋熟始故云祭卽體解為二十一體其天
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爓有熟故初朝踐有豚解而腥之
饋獻則有體解而爓之酳尸乃有熟與大夫士不同也
以周案大司徒羞其肆先鄭云肆陳後鄭云肆解義異
當以後鄭為長茲以羊肆羊骰對文郊特牲云腥肆爓

脥祭則肆者腥之已解而未爓者也骰者肉之已爓而
熟者也先鄭以肆為全烝失其義故後鄭易之以為豚
解豚解者卽所謂腥肆也爓以熟其腥禮運云腥其俎
之腥也祭祀之禮先豚解而後體解天子禘郊之事全
烝不解宗廟之事無全烝先豚解大夫士之祭無豚解
卽體解天子朝踐腥朝獻爓饋獻熟尸賈疏未是
鄭元云既夕禮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如之亦羊左胖
髀不升離肺也用左胖豚解解之如解豚亦肩後肫
脊脅而已賈公彥云豚解總有七段今取左胖仍用四

段與羊異也敖繼公云凡俎實用羊豕者其體數同此豕用豚解則羊亦豚解可知以周案經文豚解在豕亦如之下明豕豚解羊不豚解也鄭注上羊俎云體不殊骨亦謂不豚解

特牲禮記右胖肩臂臑臂臑在肩下肫胳肫胳在脾下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此九體也少牢禮右胖肩臂臑右肩下肫胳右後脾胳右後股正脊挺脊橫脊中脊短脅正脅代脅右脅此十一體也合左胖肱骨三股骨二脅骨三為十九體疏家以兩觳足之後足近踝處為二十一體經傳通解加兩髀而云觳云周禮內饗及士昏禮兩疏皆言二十一體乃不

數兩髀而不計其數之不足蓋其疏略少牢疏及陳祥道乃云髀而以兩觳足之蓋見此經後篇有脜及兩觳可以充數然欲盡取之則又衍其一故獨取兩觳而謂脜非正體然觳亦非正體又何為而取之邪凌廷堪釋例云朱文公說與經文髀不合亦不合以周案豚解合升是并髀升體解不升髀而士虞特牲少牢饋食祝俎皆用髀則髀自在二十一體之中但神俎升右胖以髀賤不升故止十一體爾經言髀不升正明其為一體也如不在二十一體中經何待言從朱子說

經傳通解云體解則析脅為三兩肫兩肱兩股各三通

二十一體凡牲與腊方解割時皆然但牲兩髀以賤不
升腊則又不殊賤也以周案士喪禮云腊左胖髀不升
凡腊必右髀不以豚解體解而異
鄭[元]云腥肆燂臉祭治肉曰肆臉亂也燂或爲腊以周
案用牲有毛皿腥肆燂臉六涖分俎四節毛皿一節腥
肆一節燂臉各一節肆者解其腥也小子職注肆讀爲
髮所謂豚解也說文俎俶云解骨也燂禮器注沈肉亏
湯也說文俎俶云亏湯中淪肉也或俎膞俗或俎腊俶
習雙聲臉之言稔爾雅饋饎稔也稔爲米之亂臉爲肉
之亂字本俎飪說文飪大熟也古文俎胚恁或說古文

恁當俎臉卽記文臉
詩楚茨或剝或亨或肆將毛傳云肆陳將齊也或陳
亏互或齊其肉鄭箋云有肆其骨體亏俎者或奉持而
進之者秦蕙田云此方絜爾牛羊滫言饋食則竟遵卻
朝踐一節況云肆其骨體亏俎與下爲俎孔碩又相複
不如毛義爲長凌廷堪云升牲體亏鼎謂之肆載牲體
亏俎謂之將以周案箋意肆文次亨下故以體解解之
傳意肆承剝言將承亨言或剝而肆陳亏互謂豚解也
或亨而將齊其肉謂體解也禮運云退而合亨體其犬
豕牛羊體解有九體十一體二十一體之別故必齊其

肉將齊釋言文郭注謂分齊也近人申毛多失其義
鄭元云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綍而肯終始之次
也李如圭云少牢載牲體之次肩臂臑膊骼在俎兩端
脊脅肺在上其序肩脊脅骼先舉正脊自上也次舉脅
卻也後舉骼下綍也終舉肩肯也尸舉牲體始終如此
以周案特牲鄭注上下卻肯竝以舉牲體言不以載言
載之次則肩在上也李氏引少牢文以證未是凡牢體
止四舉脊也脅也骼也肩也士虞特牲少牢竝同特牲
尸九飯四舉亏舉脅骼時兼舉魚腊與士虞異少牢尸
十一飯又亏舉脅之後別有魚腊二舉然其牲體均四

舉也其四舉均自上而卻下綍而肯也賈疏讀注自上
而卻句下綍而肯句與李氏同盛氏云自上而卻下者
謂由脊而及脅也綍而肯者謂由骼而及肩也卻猶退
也綍猶屈也疏分句似未審

敖繼公云少牢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不
言腸胃文脫張爾岐云肺下肩字似誤以周案經文脊
脅肺句肩在上句下文亦云肩在上張氏連讀誤盛氏
云經云肩臂臑膊骼在兩端則脊脅腸胃肺之在中央
明矣舉脊脅肺而不言所在者以其可知也不言腸胃
文省也俎端有上下故又言肩在上以別之云肩在上

則臂膺從肩而皆枉俎之上端膞骼枉其下端亦可知矣此立言之法也王氏紬解以載不言腸胃為上文既言長皆及俎拒拒當俎中節則腸胃枉俎之下中可知胡氏正義取其說其實未是長皆及俎拒言腸胃之長取俎拒為節非載腸胃枉俎拒下也俎如案俎拒為俎脛中當橫節如王氏說俎拒枉俎左右廉不枉足失其制矣

鄭元云少牢禮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胡培翬云姜氏兆錫以此體其載亏俎皆進下二句為總言羊豕甚是體謂十一體言羊豕之體之載亏俎皆進下故特

言體以起例也下經膞之進下言亦者亦羊豕也足證此皆進下為總舉羊豕之辭

特牲禮所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亏牲鼎載心立舌縮俎陳祥道云士之所俎立舌而不立心大夫之所俎立心而不立舌士之載縮俎則亏俎為縮亏人為橫大夫之載橫之則亏俎為橫亏人為縮蔡德晉云心則立亏俎內舌則順俎而直設之此載心舌之法也胡培翬云陳說誤也以此記及少牢攻之心皆立舌有縮有橫皆不立也此記云載心立舌縮俎載字微逗心立與舌縮對謂心立俎舌縮俎縮非立也陳氏葢誤讀立舌

為句曰少牢云佐食上利并牢心舌載亏脈俎心皆妥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亏脈俎末在上注安平也平割其下亏載僎也案末在上是立也平割其下亦為可立載也又云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亏脈橫之是士與大夫之脈俎心皆立舌有縮有橫皆不立也特牲云縮少牢云橫皆據俎言之賈疏謂彼據俎為橫此據人為縮亦非也

鄭元云少牢禮其先生之脅折脅一膚一折豕左肩之折盛世佐云折脅者折分脅骨以為俎實也舊說以折與脅為二非上賓之俎已止一體長兄弟宜有二體以周案上侑俎豕左肩折注云分折為長兄弟俎故此云折豕左肩之折胡氏正義云折者不全之名上賓用羊骼一體而全此用豕肩而折且賓俎又有腸胃肺膚其五長兄弟俎止有三仍當從注為是 右牲體

敖繼公云少牢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不言稷見其尊者旨或曰黍下脫一稷字胡匡衷云特牲佐食摶黍稷授祝節疏云案上文云爾黍亏席上不云爾稷者以稷雖五穀之長不如黍之美亏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鋤食舉節疏云肵正祭之時佐食爾黍亏席上是無稷字也亏少牢上佐食爾上敦黍亏筵上疏又云案特牲

黍稷此及虞皆不云稷者文不具其實亦爾之也據此似當時有二本一本爾黍下無稷字一本有稷字與今本同王引之云稷衍字也特牲設黍稷兩敦必爾黍者黍在西為上敦爾其居上者曰少牢特牲之敦皆以西為上少牢爾上敦黍則特牲所爾之黍亦上敦也上敦有黍而無稷不舉兼言稷明矣且士虞士昏皆爾黍不應特牲又爾稷也又下文反黍稷亏其所亦不當有稷字佐食所爾者黍敦所反者亦惟黍敦士虞云反黍如初設不言反稷是其例以周案王說甚是器大記正義亦引佗爾黍亏席

少牢禮宰夫以邏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鄭元云收斂曰嗇納猶入也敖繼公云內謂邏中以周案特牲禮主人出寫嗇亏房祝以邏受與此節同彼士禮主人自寫亏房此大夫禮則宰夫受而納諸內納諸內猶納諸房也鼏鎖傳家有一堂二內二內謂左右房敖氏以為邏中大謬胡正義亦失察右黍稷

受業通州孫儆子
家岱仝校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太祝九祭皆謂祭食者鄭鍔劉彝說太祝所掌爲皇尸祭食之禮而賓主之食祭非太祝所掌鄭注誤以周案鄭注亦主皇尸說以皇尸九祭經不具見故又兼引賓主食祭以明之

一曰命祭二曰衍祭杜子春云命祭祭有所主命也鄭衆云衍祭羨之道祭如今祭嫁無所主命鄭元云玉藻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衍當爲延曲禮主人延客祭劉彝說妥尸尸坐祝始命尸取韭菹偏擩

三豆祭亏豆閭曰命祭鄭鍔說衍者餘也下佐食取尸
祭之餘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授主人主人以祭曰衍
祭以周案衍延音近男巫掌望祀望衍注云衍讀為延
與此正同特牲饋食祝命挼祭尸取菹擩亏醢祭亏豆
閭是命祭也士虞禮同祝又命爾敦佐食爾黍稷設大羹舉
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是延祭也延者授以道之命祭
不延祭次仲引特牲主人酳尸注酳猶衍也以衍祭為
祭酒與祭食之義未合夏祭甫引有司徹挹羊鉶豕鉶
祭亏豆閭以衍祭為挹祭挹衍音義俱遠今皆不取
三曰炮祭四曰周祭鄭眾云炮祭燔柴周祭四面為坐

鄭元云炮當為包包兼也有司徹曰贊者取白黑白稻
黑黍以授尸尸兼祭亏豆閭周猶徧也曲禮殺之序徧祭之鄭
鍔說封人歌舞牲及毛炮之豚薤尸取所炮之豚以祭
也以周案包祭鄭據有司徹尸祭說是也包兼同義兼
祭亦曰同祭公食禮之辯祭為賓禮少牢十一飯所舉
尸徧祭之是皇尸之周祭也包祭不周剛中說鑿
五曰振祭六曰擩祭鄭眾云擩祭以肝菹擩鹽醢中
以祭也但擩肝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
特牲曰取菹擩亏醢祭亏豆閭少牢曰取肝擩亏鹽振
祭鄭元云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將食者既

撋必振乃祭也以周案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尸取韭菹辯撋亏豆醢祭亏豆閒士虞記尸取脯撋醢祭之此則撋而不振所謂撋祭是也士虞特牲尸入九飯佐食舉肺脊舉幹舉骼舉肩皆振祭嚌之少牢尸入十一飯上佐食舉牢幹魚腊肩牢骼牢肩尸亦振祭嚌之此則振而不撋所謂振祭是也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凡以肝燔從者皆撋亏俎鹽振祭嚌之此則撋而復振振而又祭也凡祭牲體及肺皆振祭祭菹醢脯醢皆撋祭而肝燔則又一時兼行振撋二祭也賈疏申後鄭意撋祭在尸挼未會之先先鄭撋有肝肺之說亏義不可其實

撋祭不但韭菹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之取肝撋鹽士虞記有司徹之取脯撋醢中以祭肺乃脯撋醢皆撋祭也司農注撋祭以肝嚌之亏撋祭不言嚌後鄭以會不會分振撋是也其以振祭為必撋而振非是撋祭不振振祭不撋七曰絕祭八曰繚祭鄭眾云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亏末乃絕以祭也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重肺賤肝故初祭絕肺謂之絕祭至祭末撋肝謂之振祭鄉射記曰取肺坐絕祭鄉飲酒禮曰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鄭元云絕祭繚祭本同禮多者

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一說鄉飲禮云弗繚明是絕祭
絕祭者仰左手執肺本右手絕末以祭繚祭者仰左手
執本又覆其手以承紾之右手乃絕其末以周案絕與
繚皆祭肺也尸之絕祭詳見特牲有司徹繚祭不見絕
祭不繚繚祭亦絕
九曰其祭鄭元云王祭會宰夫授祭以周案命祭延祭
者命延其包周振撫繚絕之祭也包周振撫繚絕為祭
之節目其祭者供此包周振撫繚絕所祭之物也士虞
特牲少牢皆佐食授尸祭有司徹則宰夫授尸祭
凌廷堪云凡祭皆亏邊豆之閒或上豆之閒亦有不亏

豆閒者公食禮賓祭正饌上鉶之閒祭賓祭加饌取粱
即稻祭亏醬湆閒醬本豆實大羹湆實亏鐙注瓦豆謂
之鐙則醬湆閒亦豆閒但非肵所祭上豆之閒巨唯公
食祭鉶亏上鉶之閒為異有司徹尸祭鉶亦亏豆祭以
周案凡正饌先設用黍稷俎豆加饌後設用稻粱庶羞
凡祭必亏近席之正饌凌氏所云祭亏邊豆之閒或上
豆之閒皆正饌之近席者也公食禮祭鉶亏上鉶之閒
為上鉶正饌近席也取粱稻祭亏醬湆閒為醬湆正饌
中席也粱醬湆皆公親饌不祭亏粱稻閒粱稻雖近席
非正饌也祭歠酒亏上豆之閒歠酒雖正饌不中席也

賓祭加餕贊者辯取庶羞之大授賓賓受兼壹祭之經
不言其所注云祭亏膴膮之閒無據敖氏謂祭亏醬湆
閒較為近之 右九祭
有司徹云以羊鉶之柄扱羊鉶遂以扱豕鉶祭亏豆閒
以周案此大夫少牢禮也若諸侯有太牢則祭鉶亏上
鉶之閒宜以公食禮推之
禮有祭肺舉肺以周案舉肺為食而設亦謂之離肺亦
謂之嚌肺割之使中央不絕少許故祭嚌肺者必尊虀
為宜用兩手絕之也祭肺為祭而設亦謂之刲肺亦謂
之切肺割之中絕故祭祭肺者左執虀以祭為已絕也

凡祭肺舉肺兼有為備禮如有司徹之尸俎陪俎是也
不兼有為不備禮侑無舉肺主婦無祭肺是也褚氏云
同一不備而有祭肺者為隆侑有祭肺主婦有舉肺故
鄭云下亏侑
鄭元云特牲禮乃食食舉舉言食者明凡解體皆連肉
賈公彥云乃食謂食肺食舉謂骨體正脊從俎舉鄉口
因名體為舉李如圭云食舉即肺脊也食必先舉之故
曰舉以其可食故亦曰食舉凡體皆連肉以骨為主目
以周案乃食食舉目下事也明下設所俎尸三飯皆食
舉事也鄭注下云舉謂肺脊注少牢云舉謂牢肺正脊

則會舉者會此肺脊也李說是賈疏分乃會肺會舉脊
誤敖氏以乃會為一飯亦誤
鄭[元]云少牢禮會舉舉牢肺正脊也先會啗之以為道
也褚寅亮胡培翬等說特牲云乃會會舉此不云乃會
文有詳略耳敖氏誤以特牲之乃會為一飯遂謂此經
為脫漏不知尸先會舉而後三飯此經與特牲同既云
三飯則當連飯敖氏謂一飯則會舉以安之非矣以周
案褚胡駁敖誠是然謂先會舉而後三飯三飯連飯不
會舉似猶未當鄭注公食大夫禮三飯以涪醬云每飯
歠涪乾肴擩醬會正饌也以是推之則此三飯亦當每

飯會饌非三飯連飯矣特牲禮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
祭嚌之左執之乃會會舉主人羞肵俎亖腊北尸三飯
告飽至祝主人侑佐食舉幹舉獸幹魚一之後尸乃實
舉亖菹豆會舉實舉皆謂肺脊肺脊亖初三飯時常以
左手執之不實亖菹豆者為每飯皆會肺脊也經文乃
會會舉為目下之詞非三飯畢先會肺脊會與齊異齊
之者嘗之也三飯畢有齊而已未嘗會也會肺脊在三
飯時鄭注尸實舉亖菹豆云為將會庶羞舉謂肺脊明
侑後又三飯每飯會庶羞其初三飯每飯會肺脊也經
文佐會舉肺脊節為初三飯立案佐會羞庶羞節為又

三飯立案惟尸初三飯每飯會肺脊故舉幹舉獸魚一
嚌卽授佐會而肺脊常左執之惟後三飯會庶羞故至
舉幹舉獸魚之後肺脊卽實亏菹豆少牢禮會舉二字
亦為目下之詞鄭注以為先啗者蓋以特牲振祭肺脊
嚌之是先啗以道會通氣少牢上文舉尸牢肺正脊以
授尸不言嚌故亏會舉下卽以特牲振祭嚌之當之其
實非也經文上曰會舉下曰三飯明此三飯每飯皆會
肺脊也至尸四飯曰上佐會羞蔵兩瓦豆有醢亦用瓦
豆設亏薦豆之北尸又會會蔵明此後五飯每飯皆會
蔵也右祭會會舉

賈公彥云士三飯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
九飯告飽而侑天子十一飯告飽而侑胡培翬云此本
特牲少牢推而言之未有的據右告飽

敖繼公云凡吉事除鼏亏外凶事除鼏亏內除鼏亦右
人或云左人除鼏以周案當從敖

鄭元云特牲禮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主人親舉
宗人則執畢道之既鎒又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敖繼
公云以指教其鎒鼎之處以周案鄭注又以畢臨匕載
備失脫釋所以南面立也如敖說安尋南面右鼎

秦蕙田云朝踐尸主南面孔疏是通典非薦豆在制祭

寿通典是孔疏非以周案禮運孔疏引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亏是行朝踐之事此下疏言尸出亏室太祖之尸坐亏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此據禘祫禮言也若時享亏廟郊特牲注明云朝事延尸亏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孔正義杜通典皆同是說惟陳用之以為時享主亦南面耳此說皆非辨詳卷三泰氏是孔疏非通典殊未審矣通典云朝踐之時尸出亏室坐亏戶西南面主在西東面時尸主之寿薦以籩豆脯醢而已此襲用郊特牲坐尸亏堂鄭注而實誤者也鄭彼注云時尸薦以籩豆對下薦孰為爻

即指后薦朝踐之豆籩而言也九獻之祭薦豆籩凡四故籩人曰四籩之實醢人曰四豆之實一為朝踐之豆籩一為饋食之豆籩一為酳尸三獻之加豆籩一為九獻後之羞豆籩朝踐之寿無別豆籩杜氏乃分而二之泰氏又據而信之殊謬通典又云乃親洗肝制祭次并牲首又薦腥時王酌醴齊獻尸后亏是薦朝事之豆籩亦酌醴齊獻尸此襲用司尊彝鄭注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亏是薦朝事之豆籩云而實誤者也據禮運孔疏后薦朝事之豆籩在制祭并首之後據司尊彝賈疏則在制祭并首之寿二說雖异而薦豆籩在

薦腥肉則一也杜氏則謂柱薦腥之後斯大謬矣賈疏
司尊彝注云薦豆籩柱王獻肉今注王獻後乃言后薦
豆籩者鄭欲說王事訖乃說后事此語剖析甚憭杜氏
讀鄭注未審秦氏讀通典又未審可謂箸書之難矣
周官籩人有朝事之籩饋食之籩鄭眾云朝事謂清朝
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鄭元云以司尊彝之職參之
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賈公彥云先鄭不推上下
文勢祭祀為義直以生人所食解之
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桃乾橑榛實賈公彥云亨熟
時后先薦饋食之籩亏八籩少三者棗桃梅皆有乾溼

也知必有八者儀禮特牲少牢士二籩二豆大夫四籩
四豆諸侯亦六天子亦八醢人饋食之豆有八此朝事
加籩亦八故以義參之為八也以周案記曰鼎俎奇而
籩豆偶籩未有用五者周官當有誤文賈疏以饋食八
豆及特牲少牢諸禮推之謂饋食之籩有八恐未然饋
食之籩益四其實棗桃乾橑榛不用桃內則棗桃榛柿瓜
桃李梅杏楂梨鄭注謂人君羞食之庶羞非用亏祭韓
非子外儲說左下云魯哀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
後啗桃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孔子對曰黍
祭先王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敢入廟

家語子路初見篇云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饋食為祭之盛禮則其籩不用桃明矣鄭注釋乾橑引桃諸梅諸今本作桃乾橑乃後人以注語妄增之爾古人飲酒之禮籩如豆數士冠醮子士昏醴賓用脯醢皆一豆一籩士冠再醮士虞獻祝特牲主婦致亾主人皆二籩二豆少牢賓尸用四豆四籩是也而食禮有豆無籩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六豆無籩士昏禮饋房中設六豆無籩特牲饋食尸入九飯設四豆無籩少牢尸入十一飯亦設四豆無籩聘禮堂上八豆東西十二豆無籩是也賈疏云特牲少牢士二籩大夫四籩諸

侯亾六天子亾八此乃飲酒之籩如此不可說饋食天子朝事在饋食之先用飲禮朝事用腥燭無可皆八饋食用食禮故籩不必如豆數饋食之豆惟八故既夕禮四豆脾析蜱醢葵菹嬴醢可直用其四饋食之籩惟四故既夕禮四籩止舉用棗栗二籩而又取加羞脯糗二籩以足其數如饋食果有八籩亦可直用其四何必復用羞加之物賈疏難信

鄭元云加籩之實菱芡棗脯棗與饋食同鄭司農云菱芡脯脩以周案說文菱楚曰芰秦曰薢茩方言芡雞頭特牲少牢禮不用菱芡是祭用菱芡者天子禮也故楚

屈到嗜芰及祥將薦芰其子建命去之曰夫子不以私欲干國之典左史倚相亦云薦芰以干之謂僭天子之禮也說者以為芰非祭物與周官違非矣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故書餈作茨鄭眾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茨或作餈餌餅之也鄭元云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賈公彥云此為二籩糗與粉為一物恐餌餈黏著籩故粉亏二籩之下鄭鍔云亦以四物而為八籩以周案賈意朝事饋食加籩各八籩羞豆二籩禮器云天子

之豆二十有六籩亦同也其實籩不必如豆而以此為二籩自不誤也剛中說不可從

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麋臡菹麋臡亦醢也鄭司農云麋臡麋肝髓醢或曰醬也有骨為臡無骨為醢菁菹韭菹鄭大夫讀菹為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菹水草杜子春讀菹為菹元謂菁蔓菁也菹葵也以周案韭菁異菹仲師注菁菹韭菹有字脫段氏說當云韭蘘菹說文菁韭蘘也正用仲師說然當以後鄭蔓菁之說為當菹少贛讀為茅茅初生若筍可菹鄉師其茅葅杜子春云葅當為菹以茅為

菹若葵菹也義與少贛同賈疏茅不可會非也此杜注
讀菲為菲菲菹者鳧葵菹也後鄭申其義故云爾其實
饋食有葵菹茲當以少贛之說為長今疏本佺杜讀為
非殊不可通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屬蚳醢豚拍魚醢
鄭元云蠃蜾蠃屬大蛤蚳蛾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
也蠯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脅也或曰豚
拍肩也今河閒名豚脅聲如鍛鑄以鬻案爾雅蝫蠃
蠙說文佺蜌郭注即蝸牛也既夕禮今文佺蝸蝸蠃
古今字脾析既夕禮注脾讀為雞脞之脞脞析百葉

也廣雅百葉謂之脞胵脞即脞胵脞聲近釋文脞
尺之反今本注脞仍經文佺脾脞又譌胜脞即脞字說
文脞牛百葉也一曰鳧脞胵屬鳧胃也或从比佺脞本
牛百葉後用為鳧胃獸胃之通俜許云脞胵鳧胃鄭注
內則云鴈奧脞脞是鳧胃亦稱脞也既夕禮不用牛注
云脞析百葉疏以為羊百葉是獸胃可通俜脞也蠯既
夕禮佺蜱注云蜂也蜱即蠯之省鼈人注引杜子春云
蠯蜂也蜂亦蛤類拍即士喪禮兩胉之胉今文佺兩迫
拍迫皆俗字當以胉為正廣雅胉脅也先鄭讀為膊膊
音同髆說文髆肩甲也故或說又訓肩而以脅義為正

故鄭又引河閒名豚脅聲以證
醢人加豆之實深蒲醢醢箔菹雁醢鄭元云司農說深
蒲蒲蒻入水深或曰深蒲桑耳箔水中魚衣故書雁或
為鶉元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箔箭萌以周案依說文
箔佢箔云水青衣也从艸治聲用先鄭說也後鄭讀箔
為簉用爾雅箭萌之訓郭注引周禮簉菹雁醢用後鄭
說也當以後鄭義為長
醢人羞豆之實酏食鄭眾云以酒酏為餅鄭元云酏糝
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糕淩之小切狠臑膏以與稻米為
糝以周案酏與糝皆粥也所分者薄厚之閒耳說文籩

鬻也酏賈侍中說為鬻清鄭意酏食之酏以籩為正與
六飲之酏不同禮問志云內則籩次糝周禮酏次糝又
酏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糝無酏周禮有酏無
糝明酏糝是一也故破酏從糝鄭志甚明
鄭元云亏后亞獻內宗薦加邊豆賈公彥云醢人及邊
人有朝事饋食之邊豆又有加豆邊之實故鄭亏此取
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食後重加故加豆加邊
當酳尸節鄭鍔辟士龍說周禮言加豆邊則加籩之豆
邊特牲禮主人主婦既酳尸然後兄弟眾賓長為加籩
不施亏亞獻之節謂之加者加亏九獻之外秦蕙田云

酳尸三獻有豆籩則籩人加籩之實醢人加豆之實及
內宗加豆籩是也九獻之後加羞有豆籩則籩人羞籩
之實醢人羞豆之實是也加豆籩辟季宣鄭剛中竝以
為加亏九獻之後則加與羞無分別且不同時而設未
見的確以周案秦申鄭注亦未見確加籩豆不薦亏加
羞名實既爺鄭注籩人云羞籩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
羞房中之羞亏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是羞籩羞豆
亦不在加羞也還以鄭辟之言為正
敖繼公云少牢禮主婦入亏房取糗與腶脩祼用饌會
之籩也以周案敖說非胡氏正義云周禮籩人糗為羞

籩脯為加籩
鄭元云少牢禮薦兩豆菹醢謂葵菹羸醢敖繼公云韭
菹醢醢也祝籩以尸之上籩則豆亦當以尸之上豆不
賓尸禮主人主婦之薦皆以韭菹醢則此可知矣以周
案敖氏以朝事之豆易饋食之豆非也江震滄云注非
不攷亏是而為此說葢所謂上籩者棗仍屬饋食之籩
故謂其空以類從又見下篇亏他菹醢皆有韭文此獨
不著士虞禮饌兩豆菹醢其記曰豆實葵菹菹以西羸
醢則凡經所不著者可知故謂空用饋食
鄭元云特牲禮羞庶羞四豆設亏左南上有醢四豆者

膮炙載醢南上者膮炙為上以有醢不尋繩也敖繼公
云少牢羞兩載兩醢此當放之以周案少牢羞載醢四
豆設亏薦豆之北此羞四豆亦當設亏兩豆之左枉渚
南醢北之閒褚氏謂上文設大羹滀亏醢北不逼近醢
豫畱羞四豆之地是也張皐文圖四豆枉渚北誤鄭注
四豆不放少牢者褚氏云庶者多品之名大夫兩載兼
用羊豕則不尋云寡故彼注云尚牲不尚味士惟尋用
豕苟兩豆皆豕載則非庶羞之義故卽取豕肉為膮為
炙為載以示多品而實未嘗踰牲也既有三物一醢足
矣經云有醢見醢止一豆也注極精細不可破褚說亦

是但云經言有醢見止一豆恐無以解少牢

胡培翬云經云南上自不尋繩注以為有醢不尋繩未
詳賈說亦未明析以周案鄭注以有醢不尋繩有當作
一淺人據經文改也凡豆之繩者必有數醢錯列其閒
如十六豆之繩有四醢四豆之繩亦有二醢特牲四豆
用膮炙載醢醢止有一例不尋繩故經云南上注不尋
繩三字卽釋南上之義以一醢三字乃釋所以南上之
故也公食禮炙南醢以西牛載醢牛鮨鄭注云先設醢
繩之以次也彼注專為炙南醢而發以明繩次原非全
經通例賈疏泥此為例又以與此注有醢不繩相違因

謂公食禮醢先設㝵錚此醢在後不㝵錚其說遂膠轕
不清葢其所見本已誤也然公食疏云特牲以一有醢
當作有一若錚之當醢在胾上此疏云此復一醢不㝵與胾
炙相對少牢四豆胾醢具相對故鄭注皆云錚似賈氏
已見別本有作以一醢不㝵錚矣
吳廷琦云少牢尸取韭菹辯擩亏三豆擩必亏醢四豆
惟醢醢贏醢則三豆者二豆之誤
鄭元云薦脩醢在南方者立侑為尸使正饌統爲敖繼
公云豆北上席南上相變之法以周案凡設韭菹醢菹
在右醢在左侑席東面醢在南方居右故注以正饌統

尸解之褚氏云席豆無相變義下主人豆則循右菹左
醢之常矣當從注右邊豆
鄭眾云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以周案鉶本
盛羹之器說文鉶器也掌客注鉶羹器公食禮注鉶菜
和羹之器是也鉶以盛和菜之羹因又以鉶為羹名亨
人祭祀共大羹鉶羹是也大羹盛之亏登鉶羹盛之亏
鉶或謂盛亏鼎誤鉶之菜謂之芼公食禮用太牢鉶芼
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士虞特牲言用苦若薇者隨用
其一非兼用也
鄭元云鉶芼用苦若薇苦苦菜也今文苦為芣芣乃地

黃非也賈公彥云以其與薇葵等菜不類故知非也以
周案爾雅芣地黃古人佹羹無用地黃者故鄭注辨之
說文芣地黃也禮記鉶毛牛藿羊芣豕薇是直用今文
而以地黃當之誤矣近注爾雅者多沿說文之誤公食大夫禮記曰
鉶芼牛藿羊苦豕薇古文亦佹苦
舊禮圖云鉶受一斗有足有网耳有蓋士以鐵大夫以
銅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賈公彥云鉶鼎即陪
鼎鬲崇義云鉶是羹器即鉶鼎也故周禮掌客注云不
殺則無鉶鼎然則據羹在鉶曰鉶羹據器言之曰鉶鼎
據在正鼎之後設之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謂之羞

鼎其實一也以周案據掌客注鉶羹器也鼎牲器也鼎
十有二者正鼎九與陪鼎三鄭分鉶與鼎為二器甚明
其云不殺則無鉶鼎者謂不殺則鉶與鼎俱不設非以
為一器也說詳名物門賈疏以陪鼎當鉶殊謬鬲圖沿
賈楊信齋又沿鬲皆失審右鉶
鄭元云少牢禮祝俎皆升下體祝賤也泰慧田云祝俎
一而祼用五俎之物是賤之也敖氏以為見其尊未的
以周案泰申鄭是
鄭元云大夫祝俎無肺祭用膚不齊之膚不盛敖繼公
云亦齊之以周案注膚不盛是解經不言齊之意褚氏

云敖違經不可從
鄭元云有司徹雍人合俎二俎其南俎司馬以羞羊匕
涪羊肉涪其北俎司士以羞豕匕涪豕肉涪豕胥涪魚
賈公彥云匕涪無肉直汁肉涪是肉從涪中來實無汁
案下文次賓羞羊匕涪司馬羞羊肉涪次賓羞豕匕涪
司士羞豕胥此竝云司馬司士擯上經司馬刲羊司
士擊豕而言矣廷蘲云俎不可以盛涪故賈疏謂在俎
無汁非也據聶氏崇義云宋初俎有舟禮圖洒尊舟如
槃俎之舟亦然則肉涪匕涪皆當以舟盛之以周案羞
羊匕涪豕匕涪者皆次賓經有明文賈疏據以正注是

也俎舟竝無見文匕涪則以匕盛之加亏俎上故下文
云司馬斜桃匕枋以挹涪注亏疏匕次賓縮斜匕俎以
升尸受匕枋坐祭嚌之矣說非或據此坐祭嚌之謂匕
涪中亦有肉亦非說文嚌嘗也顧命大保受同祭嚌酒
亦言嚌宜從賈　盧文弨云注豕肉涪三字李云衍以
周案賈疏述注已有豕肉涪三字其誤已久　敖繼公
云北俎羞羊匕涪豕匕涪南俎羞羊肉涪豕胥涪魚以
周案敖與鄭異褚氏申其說謂方羞羊匕涪時羊肉涪
俎卽當載而俟故可踵進若仍俟羊匕涪之俎則羞之
也遲非敬尸之道胡氏匡之云敖釋疏匕二云羊豕之

涪宊異器既不同匕曷為同俎又次賓俎匕俎降後尸尚有坐啐酒興坐尊彝拜告旨俎彝興主人荅拜諸儀節司馬亏斯時載羊肉涪亏俎而進之未遲也褚說亦非　蔡德晉云四羊俎設亏鼎西為一列雍人又俎二俎設亏其西別為一列南俎以羞羊匕涪羊肉涪北俎以羞豕匕涪豕胥涪魚盛羊陽類豕魚陰類故二俎不相通也肵四羊俎為正俎皆尊亏席上後二俎為亖送之俎則既羞之後卽以其涪併亏羊俎而俎虛器以降焉六俎之用鄭注確不可易郝氏仲輿從而紛更之謬甚以周案郝氏以六俎皆為尸俎蔡氏駁之誠是然羊

肉涪豕胥涪魚司馬縮尊俎亏羊俎南經有明文若羊匕涪豕匕涪豕賓縮匕亏俎上以降是不併亏羊俎也凡俎不尊亏席上當云席肵

褚寅亮云燔俎預陳亏內東壁不在薀送二俎內疏及李如圭說竝誤張惠言云宊有燔俎在西壁注亏侑涪俎降云羊涪俎訖亏此不復用疏以為下羞羊燔用豕俎非也正祭自有燔俎不在十一俎之內以周案羞燔別有俎見士虞禮褚張駁疏是褚云在內東壁張云在西壁今從張

鄭元云尸羊俎謂司士所設羊鼎西第一俎侑羊俎司

士所設羊鼎西之俎也賈公彥云鄭君見羊肉涪俎
在豕俎之南羊尊豕卑明尸俎在侑俎之南或解云言
弟一者最在北侑俎下注云北俎明北俎在俎之南盧
文弨云鄭注北俎吳氏疑北是次字之誤然疏已佺北
俎釋之矣胡培翬云吳說是也據下注以陛俎為司士
所設豕鼎西俎主婦俎為司士所設魚鼎西俎如謂侑
俎在北尸俎在南則尸俎之南尚有主人主婦俎亦不
舉為弟一且陳鼎北上俎順鼎之序亦以北為上羊鼎
西有二俎故尸俎在北為弟一侑俎在南次之主人俎
在豕鼎西又次之主婦俎在魚鼎西又次之如以南為

上則當以魚鼎西之俎為弟一若侑俎在北尸俎在侑
俎之南既非北上又非南上安所取之故知此注北字
定為次之譌也賈疏亦有疑亏北字而不能斷為譌又
以羊肉涪俎在豕俎南為倒致後人駁注者多不知羊
肉涪俎在豕俎南乃謚送之俎與正俎異則取相變之
例以周案胡說誠是然相變之例說猶未盡鼎之以北
為上者由鬲匕者在鼎東也故匕皆東枋謚送之俎以
南為上者由鬲匕者在俎西也故匕皆西枋鬲者面佽
不同故南上北上有異爾

鄭元云羊肉涪俎以下十一俎俟時而載亏此歷說之

爾以周案此下十一俎幷上尸正俎為十二俎其實尸侑主人主婦載羊體之正俎凡四俎其餘體載有八俎皆以雍人所執之二俎盖送往還又有不在體載之例經文所不著者尸主人羊七涪豕七涪其四俎亦以雍人所執盖送往還之俎此十二俎實止二俎統肯四正俎凡六俎又別燔俎在西壁不在此數鄭注云俟時而載據下經文為言也楊信齋申此殊詳密或謂正俎四可預載不必俟時非也

賈公彥云豕脅不折膴膴亦在下順上文羊膴在下故也敖繼公云豕膴亦折以周案敖說非褚氏云羊膴之折以分用亏羊正俎羊肉涪俎也豕止一俎折此膴體將安用之

盧文弨云侑俎膚三吳云案下陦俎注云降亏侑羊體一而增豕膚三謂膚三為增亏侑俎似侑俎無膚三也楊本三佗一

鄭元云陦俎不言左臂者大夫尊空其文也以周案鄭注迓曲胡氏云右體尸俎已盡用之則自侑以下皆用左體可知經不言文省耳

李如圭敖繼公說主人獻尸司馬縮奠俎亏羊涪俎南涪字衍下尸陦主人司馬縮奠涪俎亏羊俎西張爾岐

云觀下受酏羞肉湆節當是縮尊湆俎亏羊俎南以周
案張說是也云縮尊者凡正俎皆橫執橫尊加俎皆縮
執縮尊
鄭元云尊亏羊俎東不言魚俎東主亏尊敖繼公云羊
當佗魚字之誤也以周案注不敢輕破經文敖則不然
惟恐無可耍改也
鄭元云不儐尸禮乃撫亏魚腊俎俎釋三个个猶枚也
魚撫四枚腊撫五枚其所釋者腊則短脅正脅代脅魚
三枚而已祝主人主婦俎之魚各取一其腊主人臂主
婦膴祝則骼也與敖繼公云腊撫八个祝俎之腊用髀

郝敬云魚撫其五以周案撫釋之說當從注祝俎腊用
骼敖氏據下文獻祝薦脅如儐以為用髀褚氏駁之云
經言如實不盡如卽如上經洗爵酳尸無四籩與儐尸
異而亦云如儐可見矣髀不升則神俎無髀可撫祝俎
安得取亏是乎且所撫之骼安所用之
盛世佐云佐食設俎自脊脅以下諸物其一俎與少牢
禮祝俎相似郝氏以為五俎非
鄭元云特牲記主婦俎觳折觳後足折分後右足以為
佐食俎不分左膴折以周案校勘記疑注首折字下脫
分也二字胡氏正義云經例全者則直舉其體名不全

者言折此殽分以為佐食俎則不全故以折言之非謂
折為分也若佗分字解則下不分左膞折句不可通矣
不分左膞折者謂分殽為折不分左膞為折也
敖繼公云主婦俎與佐食俎同用殽而主婦尊亏佐食
則主婦右佐食左與或曰佐食宜用右殽猶祝用右髀
之意未知孰是以周案據鄭注云折分後右足以為佐
食俎是主婦佐食皆用右殽盛氏云一體分為二皆用
右也有左殽而不用者亦以其太卑胡氏正義從盛說
官氏曰體有貴賤而用全體者為隆如尸俎之全用肩
臂膞肫骼祝俎之全用右髀陀俎之全用左臂是也其

次則不用全而用半如主婦佐食俎之用殽折是也又
其次則儀度其可用者用之而并不言半矣如賓長兄
弟及宗人俎用折是也又其次則祼用餘體之可殽者
而并不言折矣眾賓兄弟之殽胥是也右俎

鄭元云俎兄弟及眾賓自徹而出唯賓俎有司徹歸之
尊賓者敖繼公說賓長亦自執俎出以授人既則復反
其佐以周案鄭注曲禮云凡祭亏公者必自徹其俎臣
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與此注相發明
敖氏謂此賓長亦自執俎褚氏云賓出送尸而入反佐
亏此記見之如敖說賓當兩出兩反不已數乎

賈公彥云特牲祝命徹阼俎時堂下俎畢出又退在下者欲見先徹室內俎乃徹堂下盛世佐云阼俎主人之俎肯已徹設亏東序下至是復徹而藏之鄉飲酒記云主人之俎以東是也主人之俎既徹亏是在庭之俎皆出矣先儒以上文祝命徹阼俎與此合為一事未安以周案鄭注本無是誤惟佐倉徹阼俎注云記俎出節亦謂以徹阼俎為眾俎出之節非謂記上事也胡氏正義謂賈疏緣注記字致誤誠然

國語魯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酟不受徹俎不宴韋昭云祭畢徹俎又不與康子宴歠以周案徹俎不宴文在

繹飫之上宏讀如宴安酖毒之宴舒遲之意詩楚茨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徹以疾速為敬也下文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飫乃燕私之禮正祭徹俎時無燕歠禮畢注非也右徹名徹

鄭元云繹祭之禮既設祭亏室而事尸亏堂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絲衣曰自堂徂基金鶚云祊在廟門外之西室繹則亏廟門內之西堂少牢禮儐尸在堂則天子諸侯亦必在堂可知門堂頗狹天子賓尸何能容之且降亏大夫尤無此禮鄭注禮器謂事尸亏廟門旁之堂絲衣箋以堂為門堂皆非以

周案儐尸在堂見少牢禮繹祭之地無見文鄭意郊特牲以繹于庫門內為失其失在庫不在門因以祊定繹同在廟門又以繹與儐尸宜同在一處故不據少牢禮為文謂天子儐尸于門堂以繹祭門室故也然注郊特牲云祊禮宜在廟門外之西室繹于其堂與此注又相矛盾是鄭于繹之設祭終無定論也金氏既據少牢禮文以為天子儐尸在正堂則繹祭何復從鄭注門堂之說繹與儐尸二者同時竝舉儀節交錯初不同直祭索祭于禮簡而時有先後豈可遠分兩地竊謂朝事有詔祝于室坐尸于堂之禮祭之明日繹儐尸卽仿此禮行

之繹為又祭在正室儐尸與少牢禮同在正堂君在廟門外疑于君尸在廟門外可知注疏之言無足據也金氏進儐尸于堂遠繹于廟門亦倒置不可從

毛詩序云絲衣繹賓尸也鄭箋云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肜以周案春秋傳曰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是天子諸侯繹在明日之證也記禮器曰季氏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鄭注曰室事祭時堂

事儐尸是卿大夫儐尸與祭同日之證也天子諸侯之
儐尸卽亏繹祭行之故詩序曰繹賓尸二者同時竝舉
與朝事詔室而坐堂同例或謂繹卽儐尸非也或謂繹
祭之後別有儐尸禮亦非也

古毛詩說繹而儐尸及賓客楚茨傳公羊家說天子諸侯
曰繹大夫曰儐尸士曰宴尸穀梁家說繹者祭之旦日
之旨賓也以周案據穀梁繹卽儐語無分曉據公羊繹
與儐尸截分為二語又落偏天子諸侯非不儐尸也但
其禮亏繹祭行之毛傳云繹而賓尸其語最當鄭郊特
牲注云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陳氏禮書云繹其祭

也賓尸其事也繹之名特施亏天子諸侯儐尸之名亦
施亏卿大夫皆足以發明毛義金誠齋闢鄭混繹亏儐
尸之說不足信

鄭元云祭義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儐尸主人
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以周案此鄭以大夫禮推
之也詩楚茨疏云正祭先薦豆然後獻繹祭則先獻後
薦知者少牢正祭主婦薦韭菹醢主人乃獻尸有司
徹大夫賓尸禮主人獻尸乃云主婦薦韭菹故鄭注祭
義云然右繹賓尸

毛詩傳云飲酒之飫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韓詩

傳云歠之禮不脫屨而卽席者謂之禮跣而升堂謂之
宴能者歠不能者已謂之醧以周案詩歠酒之飫韓詩
佺醧飫醧義別飫立成禮大亏宴醧坐飲卽宴私也宴
私字當佺醧毛用俗字韓用正字醧从區聲與豆具孺
韵亦合韓以宴醧別不脫屨之禮則韓所云不脫屨而
卽席當卽毛傳所謂不脫屨升堂毛先云飫私也明飫
爲醧之俗又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又明飫之本義如
此古文醧通用飫故毛傳分別言之段氏以不脫屨之
不字爲衍陳氏又以爲下字之誤胥失之矣
段玉裁云飫主敬宴醧主和飫立成宴醧坐飲飫荏書

宴醧荏夜飫必屨而升堂宴醧必跣以周案飫醧本二
禮古文多通用段氏別之是矣云宴醧荏夜者湛露詩
厭厭夜歠韓詩佺愔愔魏都賦愔愔醧奭張載注引歠
酒之醧爲證是其義其實非也湛露夜歠同姓諸侯爲
嘉禮不及婦人祭後宴飫爲吉禮兼及內賓宗婦亏祭
之明日繹時行之荏日不荏夜婦人無夜歠之禮舉語
記公父文伯之母敬姜繹不盡飫則退明不夜歠也上
大夫同日繹而宴賓尸宴飫且晚尚不夜歠則天子諸侯祭
之明日繹而宴私其非夜歠明矣辭家用典不盡足據
多如此

鄭元云徹庶羞設亏西序下為將以奠私與然則自尸祝至亏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奠歛亏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奠歛亏房以周案少儀云凡祭亏室中堂上無跣奠則有之明奠跣而在堂上也器服不杖期章疏引尚書大傳云宗子奠族人亏堂宗婦奠族人亏房鄭注本伏傳是也或謂奠當在廟後之寢沿楚茨孔疏解樂具入奏之說不足據詩楚茨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奠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與此注徹設西序下為將以奠互相發明右宴醵

受業泰興陳國霖
子佶 仝校